



壑雲篇文集卷之十三

祭彭太嫺

臨川剡叟李伍

漢著



於乎秉彝好德民莫不然及其見賢疇克齊賢在昔
訥乘稱公于走述所見聞贊不容口及締媻好舉不
予証敢持寸楨以叩洪鐘輒發其藏而不予崧屈注
天潢浹于荒曠走循所指拾級以趨瞠乎其後能勿
向隅翁今上仙走猶故走百無一似徒瞻山斗執筆
誌公未慊素衷如搦寸管以繪太空繪其所窺繪其

所測妙處不傳時亦戈獲載彼完璞還之深山烏能
冥觀再挹芝顏素旒已行薤露弗浥捧爵薦辭遂巡
掩泣

祭徐太岳

嗚呼公之病也某弗獲問安公之殯也某弗獲撫棺
非予則然事弗獲已事則既垂情猶尺咫沂厥由來
緣實有慳予悲不逮竟若等閒昔公孫女不逮父母
一月呱呱依于外姥及長而笄公客而滇求覲祖顏
十不一年及公倦遊乃在既耄孫客而黔不逮反告
荆花競茂友于夙殷或歸或外情誼遙敦季孫得婦
乃在初旬甫及侍膳公遽及窈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中焉殞世亦不長保仰維公幼早失復顧暨公有成

追懷陟岵獲鳳繼起振羽參差先後弗祿蚤與公辭
惟公秉德清剛正直弗茹弗吐久而不失宗族稱孝
鄉御歸仁惟仁者壽金石同貞胡然不憖南極告殞
嬛嬛弱孫曷勝孤影某忝孫婿有懷莫伸歷壯而衰
垂翼弗振侍養雖暫實沐公訓有負公望而弗獲雋
事既如斯龍吟莫攀啣哀一奠涕泗潺湲

祭官叔岳

嗚呼君之行誼既有以自立也君之學治宜有以振
拔于時也君之嘉蹟隆施宜有以垂裕于後昆也不
幸與予同名余生不逢辰潦倒落魄而無以建立於
天下乃同名如君亦遂坎壈而旅歿也嗚呼曷其痛
也間闕而返爾轉車諏吉而納之塋域亦既遂夫孝
子之願矣歲遷而火改余懷曷能已也敬爲君薦一
觴君其爲余致謝于冥司之司衡者人世之苦况予
既已嘗之備悉矣貞元初復其或與之以略耳者耶

且以君之懷抱未展其所不獲彰之于身者庶其報之於子若孫也耶消息盈虛之故如循環焉而不可終窮曾謂冥漠之表而無一可憑也耶行矣恪翁予姑妄言之而君亦姑妄聽之也耶

祭蔡母舅

我舅云徂我腸寸裂如何是天陷甌孔烈歲在戊子我母永訣四十五年幽憂泣血我舅尚存典型尚設我舅既徂風木淒絕值茲否運百無可說附身附棺賙賻有缺瞻睇慈雲若沒若滅欲報伊何寸草難結我奠我舅卮傾俎折老涕霑霑枯株不蘖

祭先嚴百歲

於惟吾父抱道真淳生於叔運卓然先民得天獨粹
 與物為春大塊陷缺默持艱屯節宣二氣亭毒群倫
 迪臻遐壽庶徵至仁而康而色甫登八旬痛維乙卯
 瞥棄埃塵幽明串曆期頤茲辰神超彤隔渺然莫親
 無以歆薦負罪洪鈞聊率孫曾頂禮高旻格惟一氣
 眸蠻誥誥瓜瓞之綿二胤必均舍弟尚未育子故仰祈焉引之勿
 替似續明禋於乎追維父德彌劭靡鄰宜自天申而
 不于身恢弘先志未遘其人筑筑余疚捧爵逡巡

祭服兄聖兆

嗚呼倫類之相親宜莫如兄弟矣而亦有不能然者
信乎人不能與天爭而時數之有所限也耶少同嬉
長同學壯相友恭相飲助孰有如兄弟無年歲之相
隔無勢利之相尤不待于修而後睦講而後信也而
孰意相聚一堂身未及衰而遽有鴈行中斷之痛耶
先生平素康健耳聰目明手敏足利意興飲啖皆如
少壯無少衰倦易簣前半月弟侄相對方自愧不及
先生遠甚而先生竟遽然仙逝耶憶自祖父以來多

臻上壽有父携八旬之子渡浮橋而掉臂自得者獨
吾兄弟輩行多不及週甲惟從兄可白先生差登古
稀耳今先生將以臆前舉六旬壽觴而不及開筵然
則弟侄之惛眊遜先生者又豈能久存耶且先生平
素飭躬謹約兢兢以承先啟後爲念於凡伐性戕生
之事一無所染尙且止於中壽然則持身不能如先
生之謹凜者又可無懼耶今仙凡既判幽明殊途求
欲如疇昔之相親相愛固不可得雖率子弟而跽奠
又安能冀先生之一盼耶亦惟弟姪輩之追維碩德

而無從伸其繾綣不能不臨風而長號耳

而無我其歡不誼不諷風而長其耳

祭族弟謙若

嗚呼古人之敦宗睦族也原於一本之誼相與講贊於道義扶進於德禮匪僅聯洽其情好而已也自予高曾播遷在外違隔鄉井歷五世矣一本之親分而愈出日遠而日踈漸若塗人然求其情好之聯洽且弗可多得矧有進於此者乎予兄弟水木本源之思雖未常愍置于懷乃因循玩廢積數十年而尙弗克遂也數年來始以文字之交與群從諸君子遊而幸吾宗敦朴之風猶有先民典型而吾弟謙若尤爲敦

崇古道皇皇然憫旅人之弗獲寧處亟欲加諸膝而與之以衽席之安也予竊自幸從今返吾故宇將與群從交相講論以率由于弗懈而吾謙若乃遽棄予而仙逝也何耶嗚呼以謙若之學行交修宜有以大振其宗鄙而乃賫志以歿子幼家貧向平之願未畢夕陽之戈不返雖猶子惟中力能振稚弟之弱而吾謙若力未能畢出于已則亦未能脫然于九京之表也嗚呼吾年長于謙若吾筋力衰于謙若吾萍梗無泊而仰事俯畜之願弗遂殊甚于謙若內顧焉而皇

然其不寧故今有感於謙若而不勝其妻然以悲也嗚呼謙若易簣時吾方奔逐於省試病未侍藥歛未憑棺塋未臨穴歎側之衷百不一遂而僅于歲暮感霰雪而一奠也其去塗人也無幾矣謙若能無予恫耶抑亦能諒余隱衷于形骸之外而有以少鑒也耶

祭彭媯翁

追維初識來自東川稱公孝友已歷數傳登堂拜老
咸若所言言坊行表則古稱先研窮典籍與義咸宣
志同誼合媯好是聯責備行誼難大是肩我有疵鄰
公必雕鑄必去乃已無俾襲沿既以治已誨人亦然
世無受善反謂公偏嗚呼天爲剛德猶弗能全况在
薄俗私已嫉賢群邪醜正捷捷翩翩公惟一德垂七
十年安貧樂道稅于桑田無心謁選有志遊仙適往
貴溪散步林泉一疾弗起遽告終焉嗚呼古來俊傑

詎老市廛文淵矍鑠據鞍周旋向平五岳不整歸鞭
蒼梧之野亦有虞絃未陽江上子美長眠况茲百里
朝發夕還歸殯書室翠草窓前朝夕餽奠兒女涕漣
公神浩浩陟降于天敝屣塵世尙友偃佺胡然怛化
而弗仙仙跼進一奠少效恭虔

祭晁媼母

自予博觀于戚友彤瑄中雖淑慎多有從未有如封
母之最賢其持志課子必敬必戒未有如母之貞堅
其生平儉約未享于豐美未有如母之多歷憂煎其
受報于維昊也科名繼起未有如母之昌後而輒聯
方封翁管公之爲女相攸也正際世運之播遷惟以
文字之世締遂成綉幕之絲牽母之在室也早爲婉
婉之賢媛及夫相夫子以事堂上也則視形聽聲于
形聲之所未著而靡不周全方夫子之有聲于庠序

也母爲之鷄鳴戒旦而察明星之爛然及夫子之見背于盛年也則忍死以保孤悉綜內外而不徒爲一已之滄泗而潺湲當其生養死塋于堂上延賓師以課子姓結絲蘿于戚屬則莫不式于禮儀而無有干過愆迨賢嗣之學成而名立伯仲騰達於天府然始終恪守夫儒素而未有裘馬之翩翩則夫盡色養于母者安得有如潘氏之長筵別夫母之篤于好善也終年長齋繡佛以致夫恭虔闔鄉邦之有困乏者則必減已分以濟其顛連爲太史之妹爲庶常之母人

莫不欽其尊貴而母乃謙謙自下數十年如一日而弗肯稍溢於從前方母之壽屆七袞也予爲之張錦致慶母乃闔帷謝客且更割雞爲黍以備盡其款延孰意屈指未周於三歲而母乃遽然駕鸞而上仙惟庶常之請貤封于天廷也母正康寧于爾室冀捧綸音以奉色笑乃丁蕙幃之闐寂安能不泣血以如漣余之締交于夫子也在四十年之先及弱息之得事母于晨昏也借季子而進膳者止十歲以孀婦而奉孀姑者較多夫偕侍之六年今更煢煢而靡依夫何

所仰賴而不墮于頗偏故捧一卮而致奠不禁夫瑣
屑而嗚咽惟母靈之少鑒而弗余吐也翩然來下乎
大千

祭馮舅母

嗟惟舅母與舅齊年琴瑟靜好四德攸全偕事堂上
內外稱賢家道以興倫敘昭宣無何不祿吾舅上仙
母也悲悼驟失所天老幼曷恃秉志貞堅仰事二姑
敬恭無偏俯育二孤率迪罔愆數經寇亂無或顛連
兩孤有立孫子翩聯振振繼起啟後光前謂宜遐享
以待旌旃胡焉弗待一疾罔痊越稽朝典確有經權
凡與旌者三十以前母年廿七夫子棄捐四十三載
淚血迸濺上聞弗壅馳典必先今雖未舉後必興焉

生榮歿寧含笑九原茲當發軔一奠致虔母靈不昧
式降几筵

祭官岳母

於乎合二姓之好以其承宗祏之重故人道婚媾爲
大也婦於舅姑全乎其爲子也而婿於女之父母則
爲半子故夫爲人子者必能事能塋能祭而後成其
爲子媳之誼亦必能共勦其大事而後成其爲半子
也嗚呼某之沐浴于孺人德澤也二十有六年矣不
幸中道棄捐不得偕孺人之女以事孺人徒睹巾櫛
以興悲也又以貧且賤之故不能率其甥彌竭其駑
力虔其滌瀧以事孺人而孺人又且繼翁而逝也某

罪不益滋乎某維翁之卜葬也泥于形家之言而尚
有待而孺人之逝也再及期而後乃今始發斂斯其
附于人子不忍遽遠其親之誼歟要皆某之貧且賤
也不能其勤大事以至于斯也夫葬者藏也古之人
以昭穆爲序嫡長爲重非有所謂生旺趨避之術而
莫不綿延其世澤翁與孺人世居嫡長宜得蚤附于
先人之兆又何必泥乎形家之言沮于滅禮者之說
以即于不及事之咎歟若曰必誠必信弗之有悔焉
者附于身者既有然則夫附于棺者亦必有然也吾

內兄孝思不匱既遲之又久而後舉舉而必獲其安
者寧不可以預期之乎獨是孺人之轉之發也既緩
轉發已而仍未即于藏此半子之所以抱歎于衷而
愈增其戚也雖跽奠一觴而亦不成享也而第妄冀
孺人之一享也

祭劉岳母

人世賦命實分苑枯洪鈞鼓鑄萬彙在爐智愚巧拙
各歸其區縱然騰躍不出大都嗟予岳母實際毒荼
澹厥初生乃在呱呱無怙無恃寄養楊姑雖藉姆訓
痛切肌膚楊亦運否漸際屯虞及笄而字不備衾襦
歸于岳翁家未豐腴黽勉捺作何有何亡雞鳴戒旦
豈弋雁鴛作勞靡間豈泛江湖積勤有年始見蕃舞
家則殷矣不育其雛三就葺室僅延二雌廣置副貳
日冀懸弧精神所致果得雙駒屬毛離裏等于青蚨

福不並轡伯氏云徂予室先逝連歲嗟吁蝨賊交訐
翁就馳驅征鞍不返竟殞修塗中外况瘁備極艱劬
相依爲命一寡一孤兼撫小叔不異乳哺教養婚娶
並就良圖旋丁寇亂奔竄山嶠顛連困苦幾喪其孥
劬勞中澤始返桑榆暨就寧息並覲懽娛晚得一孫
顏甫怡愉提攜保抱明月之珠亦既授室勉學爲儒
如何不祿一旦淪胥淚繼以血望洋而吁長號不返
地捨天呼長齋向佛四十年餘不嘗其旨不御純繻
寸絲粒粟不溢錙銖惟勤惟儉可範可模慎持大體

迸絕阿諛閨幃賢達乃勝眉鬢富無封靡老佛模糊
雖臻上壽何異斯須積漸有緒視舊有逾胡然耗散
竟等瘠臞今茲正旦棄養而淪奄奄大夢未逝弗蘇
姻族惋歎女中丈夫死者可生生者曷扶與翁冥聚
曷勝悲鳴某忝半子燕石難沽負翁雅望頭角不殊
撫棺長慟聊薦生芻母靈不昧與翁其俱追談夙昔
庶無慙乎

其無惡乎

無非是也嗚呼主祭母靈不和與後其母身為風骨
母悲然其系半于燕不護故負命辨聖而取不
歐其謝其文中夫夫取者有至生其母其與余其
竟其靈顯今茲五日真靈而後其靈大夢未張其
其靈之靈向異其靈而後其靈其靈其靈其靈其
其靈其靈其靈其靈其靈其靈其靈其靈其靈其
其靈其靈其靈其靈其靈其靈其靈其靈其靈其

祭劉太嫺母

昔吾夫子岳岳懷方英姿玉立世莫與頡維母秉懿
貞靜端莊以德配德不顯其光勿失所怙咸在悽愴
兩家伯考友于難量各撫其孤保定孔詳敦篤世好
琴瑟相將夫子蜚英名著膠庠維母佐之指顧顯揚
及下否運瞥然高翔維母佐之偕隱其藏雖蒙微名
志氣激昂維母佐之乃竟括囊數際寇亂滿目櫬槍
維母佐之不罹于殃辭餼歸農乃藝稻粱一耕一鑿
肯否其嘗友教多士鼓篋宮墻師範既峻母誠尤良

八龍繼起挺挺琳瑯蘭芳桂馥世守青緇維母顧之
日惟其常單厚其德後必有昌夫子仙逝母幸寧康
十有九載痛切未亡屢損蘭蓀閨然神傷曰予何壽
而乃孫殤胡不與齡以垂後芳時維秋孟日殞榆桑
總帷寂寂無限悲涼今茲發軔素旒飄颻母儀既失
母德難忘矧余弱息媿不如唐雖有乳湮太姑豈嘗
維師維母山高水長俯首階祀仰薦一觴

祭彰太孀母

天相名德單厚其基釐爾女士令德攸宜於惟孺人
幼產名閨作配夫子協被絃徽嫻于內則盥漱櫛笄
問安視膳克盡孝慈相我太翁玉案齊眉壺政備舉
樹德益滋和于娣姒仁于走厮內外斬斬咸頌芳規
鍾禮郝法惟母是推篤生賢胤伯壘仲麓乃勤訓迪
和允斷壑勉立令名孝友克施以德則豐以數則奇
玄纁聘幣將昇以時亦有嫩媛姆教孜孜婉婉聽從
邊豆蘭絲門楣煥彩宅相爭奇諸孫林立桂馥蘭馥

曾玄繼起瑤環瑜珥日暄風麗調弄含飴維茲二老
相侶相偎一堂聚慶皞皞熙熙胡天不憖遽奪母儀
朔風一夜寶婺沉輝閨中失友夫子其悲萊子失養
涕泗漣漣內外姻友能勿其咨某忝世誼賢胤是資
登堂拜母締好勿疵惟余弱息幼未結褵遙瞻母德
遙祝期頤乃今弗逮歎歎曷依當茲歲晏霜雪愴悵
椒漿徒在踞奠一卮母靈式鑒我不敢知遯懷懿美
曷既追維

奠先妣八十

吁嗟吾母音容久隔四十七年雲霾月黑當母逝時
兒稚無識閤閤惛惛焉知罔極悠忽至今無能載德
噫惟母慈不兒禍謫慈和之詒饒有孫息羅拜于庭
陟降靡測遡厥初生八旬在即靡灌靡獻靡侑靡食
有權曷承有恨莫泐如何蒼天杌我匪克皓首窮經
勞心棘棘奠不能豐敢日明稷酌茲白水以告哀惻
一脉垂憐能無心盡後無違者疇其享格悲在終天
神往有恤嗚呼哀哉有慚竭力

既歸釵荆袴犢樂家之機織絰惟勤魯氏之厨蒸黎
能熟拯楊衣之沉疴百計僅全痛弄璋之不周竟鮮
再卜嗚呼痛哉已矣莫贖造化小兒困君以三冬膏
有二豎糾君於百宿上巳良期永矣不祿再社伊分
飄兮去速憶君二旬初度之辰惟余千秋歲引之祝
謂金烏上扶桑以初騰謂雙鴛過錦江而閒浴笑語
紛如再拜受福今茲何辰我懷伊鞠豈摯虞之妾對
還真何荀粲之遺軌莫躅哀月下之魂卑悲燈前之
影獨噫羸質之盈盈眇枯腸之碌碌釵辭髻而燕殘
衣含笥而塵覆雄無矯翮以騰飛雌奚戢翼而旋伏
馵忘壘草以何歸雁杳蘆花而焉宿傷離恨之又玄
慘閻浮之難矚歎漆園之蝶化以彌遙望遼東之鶴
歸而來復庶瑤草之再芳進生芻於一東靈其乘風
而來聽絮茲白水以爲祝

而亦謂發茲白水以爲

編而來野與草文

爲問爲文讀

身忘聖草以何

夫谷言何

乙酉奠故室官

嗚呼孺人之生於世也三十三年其棄世也二十有八年總而貫之則六十甲子一周之初度也日月不延奄忽于邁孫男子女蕃然滿室則孺人不及見也生計蕭條食貧茹荼較前逾甚則孺人瞥然無累也累去而神長存視塵埃爲已清虛也今于誕降之辰率兒孫而薄薦一觴所謂稱家之有無而不敢矯舉也孺人其少鑒茲一誠耶

祭表姪婦官母饒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自古而然矣乃今觀於孺人之
中壽而姐人或疑天之佑善者難憑而余以謂天之
眷德者正未艾也自余以子聳樞趨于太岳之庭者
四十年所矣孺人之舅於子為內兄弟情誼相洽數
相過從事尊接卑人歷五世見所以垂裕後昆者不
獨男以世德相承正位乎外而內助之賢代有徽音
焉至于孺人尤所稱女而有士行者也自結褵以來
事堂上以孝聞事夫子以敬聞理家政以勤儉聞睦

娣姒以和恒聞教育子女以慈淑聞待臧獲以仁厚聞寧父母也以恭聞敬如賓也以禮聞周貧乏也以惠聞生平無疾言遽色無統綺之服無珍奇之膳殆所謂薄於自養而精潔以致色養者歟逮事太姑十有餘年恒得歡心恒曰是善事我不啻如唐夫人之乳太姑也頗歷世以來都臻上壽而孺人僅以中壽云殂宜乎舅姑之撫棺而悲夫子之顧影而歎諸嗣子冢婦之擗踊泣血不勝衰經也予忝附絲蘿休戚相關余悼內在二十五年以前太岳之哭女也過于

哀慟而余于孺人之逝且謂天之眷德未艾者以孺人之淑德淵懿不享遐福于其身其蘊崇深厚留爲後人餘慶者蒸蒸日上也故于柩車之將就窀穸不爲尋常輓奠之詞而歷叙媿行以俟嗣子他日顯達將求名人之筆以表揚母德庶于予文有徵也蕪奠不足以致虔誅德必徵於其實孺人諒不見吐也

真

三

公祭管母羅
 緊世俗之傷逝輒僮侗而齋咨齊妍媸於一視銚
 眺亦何異乎調笑而睨嗤非夫允標彤管之令範曷
 貴搦管而摛辭惟太君之備德庶追美于子姒與姜
 媯方其稚齒而罹時之多難痛靡怙恃而持慎于流
 離及于歸而承懽于堂上每日是善事我而愉怡當
 夫子之祿養未腆也勤十指以佐夫晨炊及夫子之
 祿豐而務殷也殫百慮以彌縫于靡虧人但知夫子
 之功高于閫外詎知閫內以倡隨而效箴規暨將星

之驟殞于涿郡則代終而身令貽率千指而返于桑梓各勉植夫鎡基課懋勤于仕學異聰聽乎祖考之彝于是職內職外整整奇奇循循勉勉委委蛇蛇玉樹森秀于堦祀蘭桂芽茁于叢籬則又惧其嘻喟而或滋于供也恒以嚴肅而濟其仁慈培丕基于孔因受多祉其咸宜宜其膺重誥而歌重慶也何鶴馭之颺返于瑤池賢嗣抱痛於風木閨中悼失夫母儀某等以締交于賢嗣方仰懿媿于無涯遠欽一峰先生之垂裕必洋洋而纒纒雖謂光岳獨鍾秀于婺女也諒同然而何疑矧得魏舒之成其宅相亦徵明德之不衰茲當嘉平之令候感賢嗣之嚶咿聊陳辭而誌慟幸少鑒夫卮醕

公祭童鎮府元配鄭恭人

壺內之範才德難并夫惟士女克著賢聲義門毓秀
 迺嬪于京幽閒貞靜慈孝性成婉婉致養諳性調羹
 曰善事我旨于大亨久而不價為祝所生琴瑟在御
 雍雍和鳴儉勤佐讀夫子成名金門奏對實大聲宏
 典戎昭武油碧雙旌闡分內外譽重璜玕頑馴暴化
 刁斗無驚盈庭蘭桂風雅是賡競爭奇秀衆託寧馨
 諸美畢集曾弗為榮白子不懌久曠歸寧裳衣泔泔
 靡日祖行殷殷孺慕積于深誠瞻望弗及星現機格

夫子傍徨上下禱榮嘉平既望婺女遽傾一室之慟
遍感蒸氓塗歛巷泣追歎幽貞矧在某等夫子是併
休戚與其能弗淚盈嗚呼曾經滄海孰味淄澠夫子
之痛亦衆之怍素旒將發轡車難縈聊陳蕪詞以薦
醪牲

祭劉簡季祖母

嗚呼歲序之遷流也運會之變更也世代之衰盛也
人情之新故也而皆不可以恒理推而皆不可以恒
情測也方彥翁之以國手稱也言室滿室言堂滿堂
孺人佐理家政內外漸漸有法諸名儁晉接於庭者
固稱彥翁之賢豪猶稱孺人之淑惠也及嗣君之振
藻於菡林揚標于文苑也人莫不稱彥翁之世德所
詒而猶稱孺人之姆訓惟勤也不孝某少從嗣君淑
仁後登堂拜母敬業樂群養焉殮焉孺人了無倦色

不獨淑兄之期不孝也過甚而孺人之哀予而進食者猶勤勤而無已也既嗣君之以鷹揚舉而賓于王國也人爭歸賢於翁媪之令詒而孺人則又謂與孺子遊者果無咎也雍雍愉愉不其盛哉曾幾何時而世代又一變矣伯彥以考終而淑兄則又殂於公車孺人方且撫諸孫以茹荼而如飴也不謂孺人又且遽焉即世徘徊翟公之門其感慨歎歎可勝道哉昔許殿卿與李于鱗爲石交而其母亦才于鱗忒甚乃許母之賢亦竟以于鱗之文而傳不孝何人顧影自慚垂翅不振筆墨無靈未知所立其將何以報母之殷勤哉惟與孺人之嗣孫約相與敦崇誠樸勉紹前修以俟可定之天則所以報孺人亦所以報彥翁與淑兄也

用而不究蓋人安之日分其德彼植機者亦不復覺和而無其甚勉修厥職溯厥源無決無隱其繼序果其甚其依述相承實大望公會是不傳會是遇飛復望崎嶇弗售于即孺人安之日俟其時前修奕奕

者猶勤勤而無已也既嗣君之以教於學而
 國也凡爭國賢於君德之令謂內拜
 子遊者半無許也莊莊愉愉不其盛哉言幾而時而
 世代又一變矣何則以教於學而取是則又
 誠足也

所以對百家之天傾祖以時語人亦祖以時
 頌德詩與辭人文編終餘味與稊崇精對
 漸垂酸不赫筆墨無靈未映祖立其深所以時

祭徐未能母

我求懿德惟坤之貞儀一心結著于璜珩夫子道成
 夫子名立孺人相之外內以翕陽德方亨道與時升
 貴而能下不騫不崩既捷南宮弗登朝右將庇蒼生
 用而不究孺人安之曰分則然彼植槐者亦俟後賢
 和熊焚荻勉修厥職溯厥淵源滙涘無極果其繼序
 果其蜚英作述相承實大聲宏曾是才豐曾是遇齋
 復璧嶙峋弗售于即孺人安之曰俟其時前修奕奕
 其達孔遲環堵蕭然權惟葢水孺人安之君子有子

聞以孝養曷愠時艱能安能樂自有好顏含飴之暇
孫曾緝緝瑤環瑜珥森森螿螿胡然嫠女頓失其明
欲養弗逮涕泗交橫某忝世誼飲食教誨感茲歲晏
能不心痲薄陳一奠聊曰告哀追維循昔無限徘徊

十三卷終

望雲篇文集卷之十四

臨川剩叟李伍漢著

黃訥乘誌銘

嗚呼賢人君子不必皆遇自古而已然矧江河有日
下之執能無首足倒置之悲哉訥乘黃先生蓋超然
于名高厚實之外而不以時數為悲者也嘗謂予曰
吾臨山川未嘗不靈秀人文未嘗不傑出而勢位富
厚不他郡若者蓋得扶輿清淑之氣也故以四先生
之才之學之行曾弗躋于通顯矧不逮四先生者乎

士亦勉爲四先生之學焉而已予謂四先生之後真能爲四先生之學者平叔傅先生而已訥乘黃先生而已平叔頗自珍其筆墨手訂湘颿堂集藏之篋中其他邑乘詩抄兵抄亦多自訂可尋繹故天年僅五十有三而手蹟多有成書錢塘吳秋雁市來遊臨川雅慕平叔悵不及見因託於郡伯刻臨川文選以行則平叔與四先生而五也訥乘咳唾皆成珠玉而不自珍惜滿目琳瑯觸手散失雁市向嘗託余輯錄訥乘文稿許爲選刻以補臨川文選之後余爲索之訥

乘笥中而不可得距今二十有八年雁市已先訥乘謝世余尚未能輯錄訥乘詩文使有成編不第余之有負于雁市之託亦由訥乘澹然于聲華名譽之外不僅不以時數爲悲也訥乘諱石麟字元胎臨川瑤湖鄉人鄉有道文學性元先生諱萬祺之家孫孝廉學論容菴先生諱恢弘之嗣子也幼穎異不羣性元先生雅器之屢聘高才生爲師以成之鄉先達章公仲山方爲愛女擇婿一見卽愛而字之甫髫鬣時見知于督學侯公廣成繼督學吳公石渠郭公天門試

皆高等乙酉以後棄去欲遂其寥廓之志後爲當事者蹤跡以出督學趙公認菴楊公青巖黃公泰升皆拔冠其曹丁酉鄉科受知于司李范公祖生悞落副車及副卷出而文高出試錄上當事有愆焉餼于庠三十年而後以經明行修舉例當授郡邑助教未上不五期而年已不逮矣在訥乘雖無時數不偶之悲而鄉邦之中白叟黃童無不爲訥乘悲悼恨彼蒼太夢夢也訥乘讀書刻意湛深一目可數行而必目光止止反覆尋求古人之深意常以微言妙悟剖析于

古之羣疑而且兢兢詳慎不欲以一己之獨得頓廢儒先之緒言抑且諄諄謂我古人義有難通者要且闕疑以俟毋爲辯駁盡淨恐後之離經畔道者將藉以爲口實也余因是屢焚棄舊稿塗乙舊所批駁以從之爲文規撫八家而于柳州半山尤爲酷肖嘗舉玉茗先生之言以誨人謂文至宋六家而後文之濫備彼貌爲秦漢者祇優孟衣冠耳然而散見小文時似檀弓時似左氏時似龍門至其整頓規矩鋪揚盛烈則又時似扶風戊辰應張郡伯聘同修郡乘分校

山川疆邑則又簡潔精鑿事詳詞約有似承祚三志
蓋兼有諸家之筆而不拘于一格者也爲人真摯嚴
峻落落不與人合而人亦不樂就之其常然也金谿
陳晝惟易先生嚴氣正性人也希與人辯論及訥乘
相過則止宿其館中縱譚數日猶不聽言別平叔則
所稱共爲四先生之學者也與時輩論文多不宥往
復其說及與訥乘遇則逃難不已媿媿數日猶恨其
少其見重于先生長者又如此少年時偶自廢于酒
幾失堂上懼旣而積誠見察卒無間言言動舉止間

多自行已意不顧流俗愛憎至遇戚友患難往往義
形於色不避仇怨以任之其與爲難者初怪訝之及
紛解難釋人之諒之不啻戚友知其胷無他腸也抑
余嘗論古今人之行事不一端而人與人相際其性
情亦各殊小人與小人爭名角利其水火冰炭宜也
君子與君子宜乎合志同方矣而徃徃意見互異韓
魏公富鄭公同秉鈞軸者也而二公終不相能亦終
不相軋李文靖曾正臣均君子也而李公謂曾公新
進喜事不可用呂正獻曾文定均君子也而呂公謂

曾公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則是爲君子者不但不能抑且相軋矣陳省公謂爲文而欲一世之人好吾悲其爲文爲人而欲一世之人好吾悲其爲人訥乘庶真無憚狗者哉居常與人落落而或好行已意則人之好之者宜乎鮮矣而篤行君子多愛之重之四方名俊多跋而慕之信乎人之度量相遠也辛酉壬戌間石門呂晚邨數囑金谿書賈爲我購求臨川徐君春溶黃君石麟兩人全稿來選入知言集音至訥乘亦落落不應訥乘常言少時數奉款于

羅艾二先生一日賞雪于六堂中紅梅盛開命作詩填詞立奏十數首二先生大驚異爭浮太白賀其尊公容菴先生爾後二先生相過必呼訥乘縱談至夜分則夫訥乘有得于四先生之學而繼續光大之其淵源固自有在也故予之誌之亦各有所專也其他懿行不及並見唯誌其生卒之年月云云某與先生同爲銷沉寂寞以老者也不敢避後死之責謹志其大畧而爲之銘焉銘曰才於豐遇於嗇繼陳羅艾章而有聲不於其位於其德曰老而傳非折抑輯之遺

交為世則令名不磨斯銘不泐

大畧而無之識焉後曰木公豐豐效晉謝安文章

同為龍虎窟莫以法傳也下煇煇效與之青龍志其

續行不文並見其神其本卒文平良志其其

聞賢固自休其也如平之請之有合其而專也其

公則夫隨乘其詩于則其主之學而辭感其去之其

公容善其主爾終一武生以賦也平臨乘其端其

公則立奏十幾首一武生入其其年其太白贊其

公則一武生一日賞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傳一民誌銘

鄉進士傅公諱如懿字一民世為臨川城北虞溪里

人元至正壬寅解元諱正公之裔代有顯人傳至明

贈御史諱合公生五子次諱朝佑中萬曆壬子解元

天啓壬戌會魁擢御史以彈權相受廷杖下詔獄卒

次朝宸任光祿寺丞加太僕少卿季為銅鼓營守備

諱朝俊公生五子公其季也生而韶秀英敏不羣御

史公于羣從中最稱之有吾家千里駒之目御史顯

貴時喜薦引才雋而公岸然不屑屢試弗售亦怡然

不戚馴至甲申乙酉之變世業燹燬無遺避地荒庄
轉徙頓溪遂家焉與其第四兄屢戰文場弗售戊戌
遊戲武試而並獲雋公仍慨然曰吾父有解圍復城
三大功當超擢尚阨于驕藩而左遷是奚足爲也庚
子秋榜登賢書則不得不分途而揚鑣矣五上公車
與得一當而仍弗第復慨然曰是奚足爲哉功名事
當付之兒曹爾或謂公曰君正在強仕服政之年何
急流勇退若此曷一謁選小試乎公曰桑田十畝之
間其樂陶陶吾能以升斗而折腰哉遂絕意不圖仕

進于是勸課農桑疏濬池沼栽花種竹調鳥飼魚修
天倫之樂事樹里鄙之芳型鄉人之善者獎而進之
其不率者則扶而植之再不變則絕而遠之儼然陳
太丘王彥方之遺軌焉頓溪爲豐崇兩邑孔道行人
之病涉也久矣公倡而成梁雖有勸工哀貲之勞而
無掣肘告匱之窘人但見不日成梁之速而不知公
之捐囊橐而預爲籌畫口不言施濟而衷實先有經
營也行旅樂于利濟者十餘載及後洪濤衝擊中多
圯缺公將復爲整理而謠咏者反弗善焉公是以謝

不與事而繼起者乃弊病百出矣以後事而視前事而後乃今知公之小見經濟亦非夫人之所能及也家乘之久不修也當御史盛時弗遑措筆况更六十餘年其缺佚抑又甚矣公毅然獨起而任之譜之成也在而其作事謀始則在會試時道出江州九徵山得其先代源流之詳遂默爲經畫先捐已貲以倡興而後與各支共成之其叙次最爲詳慎有浚昔老泉作蘓氏族譜詳于已之本支而畧于族衆曰譜吾之所修也欲人惕然知所以感祭而未免有公私

之異公則次各支一一詳明較老泉爲公而溥矣黃山谷修譜五世以上弗詳其所自出以著慎也公則一一詳審而備載焉較之山谷爲典而核矣公之善行指不勝屈而吾獨舉此二事以見端者以公之雄才大畧可以宏濟時艱而乃歛經綸之鉅手爲小道之可觀卽一二事亦可爲世法如此生平孝友誠信剛毅果斷事守府公能養志而得懽心待諸舅能盡友恭教嗣子必以義方而弗流于姑息誨諸孫則勉其志于遠者大者而誠其弗逐于時趨睦族鄰則

盡已而忠推已而恕不强人以所難知難從登賢書
四十五年而未常一修竿牘以謁當事樂親善人而
嚴于屏絕匪類故門無雜沓之賓年友之登臚仕者
招之出遊卒不肖一爲褰裳則又斷斷乎有所不爲
而類乎敦一行而爲捐者也年踰八袞孜孜爲善力
行不倦弗爲攝生之術而未常一日有疾痛蓋公之
皇考年近衛武而厥昆尚後公而益康強將無長庚
星獨照其廬歟抑亦爲善之報天于公獨信而有徵
歟余以謂此真可以感發善心而孝思可以悠然而

興也生于前明天啓之四年甲子卒于今康熙四十
有三年甲申將卜塋于山茲且淺厝于山祖塋
之左次予少屢偕公昆季應童子試後公一紀生公
所謀而就所求而成有所不樂則畫然而止余皓首
無成一籌不展執筆而誌公墓不能不抱愧焉爲之
銘曰曠觀世人力小任鉅鮮不顛蹶公抱宏猷實長
經濟袖手以旁睨國有國謀家有家計乃捨大而圖
細日時則然匪衷自繫深則厲而淺則揭不盡其藏
詒厥來世藏于茲丘以待後人之貤封而鐫制

李榮燦誌銘

宗老我立先生伯父行也自幼承曾叔祖勿齋先生
道學之淵源闇修績學數十餘年視科名若掃雲霧
也素與揭潛銘先生同學至契潛銘中崇禎丁丑科
五經進士凜君亾不忍獨生之節順治前辛卯殉難
于建寧破巢之下幾無完卵我立先生力爲保全孤
雛且慮已年力難孤撐率其子世濟共爲調護艱難
百折始遂苦衷當是時也我翁喬梓椒條未審亦熒
然耳天之報施善人不爽迨今辛卯六十年間世濟

孫曾盈四百指矣世濟生子六人長邦乾舉經明行修科子亦兩掇芹芳矣次邦垣武庠生早卒次邦韓偕其子縣庠生次不祿又次則武庠邦翰幼則國子生邦齊翰之生也父年四十有七矣今翰以四十七齡而遽卒胡天之豐其才而不豐其壽也翰生而明敏果毅祖父皆愛之學有成矣數應試不售見韶鉞之士意氣頗張偶一爲之遂獲雋列縣庠然素有遠志不專以是爲意也迺祖著述甚富久未修輯翰獨任其勞而纂錄盈尺將次可以梓行矣生平頗好施

與甲申歲荒歉殊甚翰傾廩竭囊以濟其困厄者全活甚衆有一友四十無子語次不寧卽慨然付金三十有餘其友次年果舉子名爲貸而實助也與人以可居之名耳鄉隣有爭鬪者頗肯鋤梗而植弱服其義者固衆矣而梗者不無後言弗恤也人或謂太剛則折翰每日與其柔靡苟全無寧剛宜弗恧也其塋父也太近遠祖塋兆衆不善之也其不善之者爲祖也固善也翰之爲禰亦未可厚非也朱子曰屈原之忠忠而過者也屈原之過過而忠者也翰之過也君

子亦必有以原其衷矣早得配于歲進士黃公輿堅
之次女有賢行其在室也稱賢女子歸也稱賢婦敬
夫子稱賢妻育兒女而能教之稱賢母而且睦娣姒
而禮師賓惠困乏而慈藏獲其無成而代有終可必
也產二子一女俱婚配將舉子矣予自丙辰烽火稍
寧出西鄉遷瑤湖三十五年未遑西顧今以翰出就
淺厝過其庄居見其兄弟叔任羣從數十餘人皆彬
彬質有其文深幸我立先生必大昌其後而獲恤孤
忠之報也獨不見翰而慨然以悲故援筆而爲之銘

龔君貞珉以待納壙也銘曰祖我立諱元吉禰世濟字
思皇與于賓筵禮秩秩身居兄弟之中次何五第五
無忤色外剛果內修潔薄瓦全寧玉缺弗臻上壽非
其忒二嗣質美而馴良必大其宗光先德望八老叟
銘真藏言孔質詞弗溢情孔盡銘孔碩

車化菴誌銘

憶某壬寅夏首抱疾幾殆懼其遂溘然隨朝露以晞
 也自作墓誌一通畧寫其牢落疎懶之態自謂張燈
 取影庶幾不遠化菴見而心賞之謂某日子茶熟香
 清酒酣興洽之時當為我作一通刻之貞石以垂千
 秋且令我生而見之遇其意致超超得自吟哦以當
 聲歌某爾時笑許之然興會未諧數年閣筆公促之
 再四某謂公日月悠長姑且俟之情景相觸之時不
 然不敢苟作也孰謂公遽焉抱疾將遂不起乎此時

復以弗文辭則負公生平相期屬之意爲何如也于是遂捉筆以誌公尚與公之見之霍然而起得如陳生之檄杜公之詩未可知也公姓車諱鳴遽字季玉臨之龍谿里人少而聰穎在傳弗勤稍長讀古人書不一二過輒得其微意所存辨論精警不苟與人同公伯兄鳴珂知名數十年爲文敏捷常與大士先生爭先後他雖達者弗屑齒也然輒內畏公之警敏常曰吾家季子真難爲兄也每手公文誇諸先達卽無不翕然推許者然數奇不偶竟不列博士弟子公寧

抱志以終弗爲苟進也鄉之中慕而執經從遊者踵趾相接公輒因其質而造就之無弗成材者公性溫茂飲酒過五斗恬然自適未常以意氣加人人亦樂與公遊其生也晚不及見公少壯時行事甲午始飲酒於公姪經家宴餘徧徵古事歷歷有來委其爾時亦爭爲奇僻以相勝公無不應答如響遂忘年爲莫逆交焉時後操觚角藝無不出余輩上獨不肯爲韻語常曰文以適意爾拘以聲律何異櫻以世網乎及東余論玉茗堂劔嘯閣諸雜劇則聲韻穆如等諸金

石其情思抑何綿麗也公醉後或捫髭謂某曰予如
枯梅古幹難以爭桃李之春然凝霜重雪時何必不
含芳吐萼以結歲寒之知耶時余同輩無不謂公之
自評也真而切云公生平閉澹冲粹於世紛一無所
逐常有言曰浮屠不三宿桑下恐生愛也我輩儒者
寧或昧之中年喪耦不復議續其後忽遭奇疾竟腐
其軀雖有清娛無所用之同輩咸爲公致惋惜公輒
笑曰古人固有支離其形而支離其德者矣吾不幸
中之庸詎非吾之所爲獨幸者乎已復自歎曰噫天

也吾亦強爲之詞以安吾天耳吾豈有所以取之者
哉甲申以後滄桑遞易玉石交焚公瞥然無累鴻飛
冥冥弋者無所致其慕公之所以得全其天於變故
多事之後未必非彼蒼蒼者之巧以全之也壬寅春
中公年晉六旬余時謀所以壽公公曰無庸也子弟
贈我以言余以律詩進公曰未也古人年尊而德邵
者類有別號吾德則未能齒則長矣子當有以爲吾
號某曰余惟公之生平變動不居德以日進請卽以
公命名之意爲公號曰化菴庶幾行年六十而六十

化良非諛也惟公亦自以爲不諛復命某序之序及詩皆存余別集中自是年來鄉邑之中欲有所考德而問業者無不爭向往於化菴先生之門嗚呼今幾何時哉孰謂天不欲使二三子長與陶淑之益遂遽促公以疾而公遂促余以誌乎公生於某年月日得疾于某年月日其卒之日不敢預知也經以公生平之素志命某誌之某復以此意請于公公棘舌語期期不能出連頷之而已嗚呼于是遂爲釵頭鳳辭以銘之曰雁柱折冰絃絕霹靂一聲山石裂黃花節人

長訣陽關三疊惴惴臨穴別別別千秋事誰與說空有文章付斷碣唾壺缺枯藤啣抱去瓜瓞徒然白雪咄咄咄

見化菴之爲人文亦開爽中時見沉警非輕下筆者鍾伯敬不肖遽作哭魏無易詩交情與文價兩見之矣

車義山誌銘

從來誌墓之石以顯人而贊美顯人所謂必有一篇
佳文送歸泉下求如郭有道碑無愧詞者蓋亦鮮矣
自予握筆爲人稱壽銘壙亦頗衆矣中間詞義暢洽
固不敢文與人大相刺謬然欲其一字不濫則不能
踰于一掌指屈信之外也前時心儀洛石啓泉張翁
古貌古心蹈道不愧予父執也子後登科作宰而祿
不逮養未常以一字見于予文徒有仰止之思焉繼
則上鴻陳君元予劉君學博才豐躬行實踐予執友

也雖有三友合傳亦未常誌其墓石今又得義山車
君而爲四此四君者行義峻潔微顯無間皆未受朝
家絲衣之錫究之文繡爛然者曾不及四君之百一
也近讀義山賢嗣所爲行畧雖未平正無奇靡有時
行曠舉以炫耀時人之耳目正所謂中庸不可能而
翁獨能之者也烏可無誌乎予寓居瑤湖數十年與
君家相去三里而遙君固未常一過蓬華而予亦闕
訪蓬山每于旅次相遇則必握手歎叙殷勤君固藹
然可親君亦以予非乖角不近人情者故契洽甚深

而知君之行事爲詳也君才十五齡卽失怙以稚齒
而遭大故克盡孝養于疾病之中拮据瑩兆于苦塊
之際事事無違于禮以是鄉邦稱純孝者無間言也
當思宗御世之中年從兄敬谷以貲甲于里閭趨之
者若鶩而君環堵蕭然曾無錙銖在其目中再從兄
經遠啓文與君同學數由省會以赴賢書而君曾鼎
動念于賢良方正孝弟力田之舉惟是敦崇本業以
致勉于桑田十畝之間允也心有餘閒力有常課歲
有屢豐夜無寇攘而一室之中如崇如墉有餘裕矣

循循焉子姓日就長成君則敬禮師賓以課其學業積有年所諸嗣子學有成緒矣君一旦謂其館師曰夫人力可強勉而有功智不可以兼營而並舉試以文菽卽命其三嗣各務一業惟篤其幼者以進于膠庠諸嗣改業者亦人有士君子之行歲時肇牽車牛以致洗腆君顧而樂之喜可知也秉性謙冲人有弗率絕弗與校而有沈麟士脫屣還屣之風焉然與人每有恩紀徜徉于澗谿巖岫而弗爲杜五郎之膠固焉鄉里有爲戶婚田土之爭者君每兩爲勸諭令其

人心平而氣和間有強梁者則必展轉陳其後患而強者亦就馴矣近地坊庸水利橋梁道路有圯廢者則倡率大衆以修舉而無倦也順治前丙戌丁亥年間撫郡奇荒餓殍載道君內顧庾中祇有麥數石立命家衆糜屑作羹粥以供往來求食者所濟亦甚衆也君則曰我雖力薄不能施博而濟衆然使已飽三食而置人飢餒于度外則斷不忍也數十年間男服事乎外女服事乎內雍雍肅肅愉愉如也衍衍如也生平訓迪內外惟以守先待後孝謹質樸爲詞晚課

孫曾夜誦傳註而解釋之可謂耄期不倦矣其訓迪族屬也一如子若孫其勉諭鄰並也一如字古之陳太丘王彥方何以加諸昔萬石君父子以循謹致萬石位丞相然史弗載其先世有賢行君家世篤忠厚如是而子若孫曾幾三百指寧無度越于萬石君者乎相與俟之而已君嘉言懿行美不勝收而予衰朽曠耄不能覩縷複說謹抒質樸之言以誌淳美高古之行他日必有名公鉅卿大書特書採入國史以附于一行傳也君諱寵用字君貽號義山生丈夫子四

人孫十有一人曾孫十餘人弱冠娶同里淑媛藍孺人琴瑟靜好幾五十年先十八年而卒內外婦孺頌徽音者至今未艾也其先世譜牒與諸媼聯行畧中詳矣互見可也或按籍填入亦可也銘曰有美四翁道德如一維風布化昭垂典則福祉駢臻義山孔碩天道報施詎分隆聖後先繼起侯封匪逃百世其昌千秋貞石

于赫貞正

天啟時麻暗合烈望翁次繼以列仕或然百出其月
風聲一歸風亦外照運此風無妨德教壽山以節
信來正以百出必對
婦音法至合未艾也其去也漸然
人等三請我與正十年於十八
人等十本一人曾於十餘人

周濬其誌銘

文學周君諱長發字濬其其先始祖一山公自宋代
以湖東永嘉人任撫州萬戶總管府五子中有仁義
兩伯仲定居于是焉君仁族也世出顯人文章品秩
卓有聲稱至祖東陽公父諱錦公隱居高行潔躬不
仕仍聚族而居于城之北君少而穎敏所師皆名士
且族多文學長者其相鏃礪以有成立年十八學使
樊公拔入縣庠其闢卷亦屢為分房所賞識或幾得
而復失之君恬然弗愠生平為學多劇鉢於儒先之

典訓與世之徒矜博綜爲能事而慕爲藻繪鮮麗之
文者迥別以故當世名賢類皆愛之重之因其文之古
雅以願交其人君早孤而事母盡孝友于弱弟所以
扶掖之者無弗竭其力愛弟與姪較之愛子若孫而
更篤君之子婚與教且垂成而忽中道妖折君不以
毀傷性而惟慮孤孫之鮮飲助也因擇猶子之循謹
者擗育之以爲佐理君母鄧孺人所遺養老田撥與
君爲贍學之資君乃分舉而歸之此姪嗚呼斯事也
直當于古人中之賢者求之不然如昔之擁厚貲而

坐視族屬之操壺瓢爲溝中瘠位都卿尹而單衣青
償於從子者伊豈無人夫寧獨今之世也哉聞君之
風亦可以少愧矣且世之委靡退縮者一切義舉悉
置度外其竭蹶於公事不辭勞勩者又或自功而借
是媒身以爲賈利之階君乃固自其恬退獨於殉節
傅公諱鼎銓先生入鄉賢一事毅然任之雖有傍泥
弗之恤循良胡公捐貲繕修黌舍君拮据劬勤弗勸
他人以効勤而或有請謁君處之泊如也胡公又遷
邑隍祠入城而君之出貲任勞最多君亦不以是求

知于胡公至關外一橋屢修屢圯君獨任爲已事悉計葺理絕不旁貸於他氏君產不甚豐惟約已以賜人凡可以稍濟於人如施義漿造津筏賑困阨者遇有所求君沛然應之無德色夫憤發於公義而力排旁沮竭蹶効勤而不自爲功捐所有以勦事與人而不自見德上不借端以干於公庭下不因事矜高於儕輩動不邀利舉不尸名此真斯世士林之模楷允矣夫學憲喬公之旌之爲不誣也故君有小齋於關外友人傳君遠可以藕花居題之意蓋謂環齋皆荷

沼而君之亭亭淨植濯清漣而不染淤泥其亦香遠益清而隱然愛蓮之遺風也夫君娶于府前黃氏賢能勤儉事堂上佐夫子育子暨孫孝慈兼盡君雖去世無成代終可無憾矣子一名景萬乙亥歲早卒孫一名占鰲曾孫一小字戊壽甫薦辟盤君不啻解頤君雖疾革但顧曾孫而首領毫無係悵也君生于明崇禎壬申五月念三日卒于今康熙己丑八月初十日卜以本年十一月十八日葬十六都楊家橋土名馬家背新山首已趾亥從吉兆也君前已丑入泮今

已丑告終亦異數云朽某握筆誌墓亦君治命也于
是爲之銘曰有美周君實懋厥德才學孔豐榮名頗
嗇惟孝惟慈惟諒惟直存順歿寧星土協極鞏固其
藏昌後允碩

彭太嫺誌銘

東鄉艾橋有篤行君子彭公光裕先生以八十六歲
考終將卜塋嗣子天池以狀來請銘納壙某忝媿聯
沐浴公之德誨稔矣不待狀而後知也作而曰彭先
生非今世之人也明初盛啓東先生寅以醫游于成
宣間一言一動悉中典則偶夢中取用友人寄椒覺
乃痛咎治心無功致有此失某每俛首尋思謂克治
不及盛君遠甚而乃今得之于我彭太公也公與余
言諄諄以文士讀書論古不引而考之于身雖博學

無益常曰醫者人之性命所寄也當倣古則鮮通徒
任識則無法王公宇泰學貫古今集爲證治準繩一
以樓公全善醫學綱目爲宗而猶網羅衆說以漚其
歸矧學識兩不逮焉者乎且王公之潛心於醫也以
母疾久不瘳故用心專摯每叅一症如親有其痛如
身有其痛故不僅以前人一得驗方爲斷而漫爲論
說也老人之爲醫也亦以先嚴在病症與脉乖倘隨
症處方幾抱終天痛矣惟先嚴自審其病源而後霍
然以起故余之爲醫每從此門悟入不敢以衆然爲

然而亦非故與衆異也某常以疾就質公不待思維
如響隨枹曰在某書用某方虛因虛用也在某書用
某方實因實用也在某書則用某方寒因熱用也一
病而用藥各異爲變甚多兼望聞問切四者而後得
之否則毫釐千里矣某回想其病者良然又曰病有
先治標而後理其本者急在外也不治標本亦拔矣
病有但培其本而外症自退者治者已就症治症但
未深究其原是故舉其本而末自理也某欲請業于
公公曰無然君不能專心致志旁叅遍究于此倘從

一端涉入則刃鋒常發于不及覺矣其用是知公之爲德非第活人于所及治也率是道以爲教活人于所未及治者衆矣奚但以醫活人哉才全而德不形蓋古之抱道深淳以不用爲用者也求之于今世疇能得其耦歟又疇能偏指其一二端以爲誌歟謹按狀公生于前明萬曆己酉四月晦前二日卒于今上康熙甲戌四月晦前一日世爲艾橋人父仰昇公有隱德舉子稍遲見謂治生爲亟故奪公竟學之志雖文名已擅弗恤也公則廢舉子業而不廢學益潛心

於往籍而尤好醫書常因仰吾公有疾醫家不究其精用藥失指幾殆公于是有感而歎興曰劉原博溥詩固名家學亦兼綜然于醫道未有發明故知此道非專力一志弗能也遂却去羣籍而力務于醫宗于前四家之學固詳矣又于明興以來戴復菴王光菴薛立齋趙貫齋葛可久錢良玉王宇泰繆仲醇李士村諸公有專書者皆洽聞而遍考焉常爲人治病應手輒效治饒姓兩痘症一以火酒沃手足而陽氣頓復一以利藥下滯而熱症頓除活徐氏子于氣甫絕

之際則用艾灸預斷吳姓子于危疾既起之後則以酒痛已深不可再燥也起周姓者于五旬後而復舉子則知其以求子而多服熱藥物也吳姓兩少年一新婚好內而投以一氣湯則陽氣鬱蒸也一潮熱大作而投以大補湯則陰氣內凝也諸如此類不可殫述要之以活人爲心而澹然于名利兩途者也生平事親孝常得二人歡心余常過從見公二嗣頗能色養矣尤謂不及公則公之能視聽于形聲之表可知也親賢常若不及而遠惡則不惡而嚴故門無雜

賓而巷多長者之轍至于一言之出終身可復則雖古之聖賢口無擇言者又何加焉吾鄙博學君子黃訥乘石麟常謂行縣邑百里內求其慈孝友恭鄉大夫士庶家未有一如公之家者也于誌公之孺人也目有所敬而亦有所愧云其他輕財好施犯而不校懿跡多有不暇指數焉元配萬孺人于舊爲中表以德相將先公八年卒子二人長九臯行義修飭次九萬郡學生學行整峻皆能世其德者也孫三人女孫三人曾孫四人曾孫女四人女二人其子若孫將奉

公柩葬于白坊之原葬有日矣而長子九臯以甲戌十二月二十八日病卒于是先葬公而擬以九臯附葬焉首乾趾巽庶幾鍾山川之美而利其嗣人于弗替也者銘曰有美彭公厥德是崇豈惟言立壽世膚功惟天眷德世濟其隆惟地鍾秀有碑其穹公施靡窮公報宜豐古疇似者盛叟啓東

嵩溪詩老高路人誌銘

隱士高君諱學孔字孔生後以字行改字路人少而胚胎前光燁礪問學綽有能聲鄉邦大老愛之重之謂將軼出其先太僕公上數應賓興數奇不售與玉茗先生季子開先季雲遊處歷有歲年共相摩切季雲治詩兼治舉子業晚舉經明行修科君遂棄去舉子業不務而專治詩季雲于詩兼綜三唐六朝以上規漢魏君乃獨宗肅孟而希踪柴桑季雲學博才高數整旗鼓以相攻而不能奪君之嗜好也旣而陵谷

變遷時移代易君遂一意師承柴桑收光斂采而棲
遲于五字長城中已恒謂此道必由常孟塗徑以步
趨柴桑門仞而後可以不愧風雅慨自明季治詩者
多濡染於七子之派務爲高華壯濶之語矜尚與博
君夷然不屑也曰詩以道性情吾胷膈間自有真詩
何暇鈎奇弔詭爲余鄉瑤湖有高才生游君廓治少
從武陵瞿天門先生治詩稱名家其宗尚專在竟陵
開君詩以澹遠爲宗亟迎致家塾兩人論詩徃徃志
同誼合唱和日益富有時東湖菴釋子正映瑞曇能

治詩亦學爲鍾譚聞君高風益相延洽瑞曇詩之得
成家數也君造就之力爲多而余宗弟士徵縣圃當
家世顯仕時頗厭裘馬翩躚之習而好談詩詩多兼
綜諸家而尤以詩歸之論詩得性情之正也乃因游
君而友于君于是諸治詩者一以陶常王孟爲歸而
高君巍然爲詩人之斗宿也以故君之遊踪多在帶
湖東湖蘭雪堂數處間常一至閭門居未一載卽歸
歸而語予余遊蕪杭十數郡而書畫兩事益進信乎
目力不可不廣覽足力不可不遠到也行將遊歷齊

魯燕趙秦晉廣收名山大川貯吾胸次然後惟吾信
筆吟咏揮酒以樂天年致竟以乏貲不能戒行晚乃
爲詩僧工拙迎致北鄉數年而終老焉昔元裕之論
詩極推辛敬之有愛殺溪南辛老子相逢何止十年
遲句晚選中州詩集謚敬之爲溪南詩老錢牧齋論
詩極推休寧程孟陽有耦耕舊與高人約帶月相邀
並荷鋤句晚定列朝詩選謚孟陽爲松圓詩老皆從
其所居也余誌君墓亦援遺山虞山二家之例而謚
君爲嵩溪詩老以君一生精神所寄專在于詩故于

他端美行皆畧去不書而獨稱詩以爲端且使嵩溪
片壤得藉君以不朽而千古有傳人云爾邈其先世
遠祖自南豐之遷臨川荷塘歷數傳而遷金谿之
嵩湖世有顯人通傳至其祖太僕少卿谷南公諱應
芳登嘉靖癸丑進士冰蘖自矢以剛毅不爲時相所
喜故不躋顯秩其學治宦跡載在郡志有傳父文學
仁吾公諱專精理學兼好禪悅不求仕宦君生于
前萬曆卒于今康熙娶于氏生三子修謹自
好稱其佳兒君爲人孤高絕俗不競榮名視世之富

貴利達者不足以供其一盼而好與禪僧隱逸者遊
書法繪事近宗董華亭而遠希黃大癡不涉米顛一
筆人或泥其刻畫似王維摩君曰門仞各別何必兼
工余之交于君也亦以游君間常深夜談詩或舉錢
虞山之緒言不無異同然獨愛君之清空澹遠略無
依傍君向寄余秋懷六章自謂有寒瘦之迹余謂君
雖宗竟陵而無其率易枯澀之疵稱爲詩老死堪不
朽也已君詩有集及論詩格言數卷家酷貧不獲
壽之梨棗尚有待于後世之桓譚云於是爲之銘曰

滄浪論詩專在妙悟悟乃空靈曷徵典故備矣高君
超超玄箸清而實腴儉而實富介特其挾清霜浩露
以昌其詩風聲攸樹蘊厚其藏筵爾胤祚孰買黃金
閔仙是鑄

先生受業先生甚才之與其從弟黃玉瑄相切磋先
生謝君才質出玉瑄上旣而玉瑄有聲序序而君屢

卷十四

書法繪事近宗重華亭而遠希黃天璠不涉米顛一
筆人或泥其刻畫似王維摩君日門外各別何必兼
工余之交于君也亦以游君間常深夜談詩或舉錢
履山之緒言不無異同然獨愛君之清空澹遠略無
闕外是說

以君其結回聲外樹蘇其嫌癸爾胤亦蟬買黃金
賦賦文音辭而實明劍而實富介其其其其其其其
會與歸結專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壑雲篇文集卷之十五

臨川剩叟李伍漢著

劉君政誌誌

劉君命朝字君政世為虎溪里人父素吾家素豐裕
君生而淳謹質朴不事華侈母游孺人鍾愛特至而
君循循孝敬盡得堂上歡心稍長從鄉先達黃毅中
先生受業先生甚才之與其從弟黃玉瑄相切磋先
生謂君才質出玉瑄上既而玉瑄有聲庠序而君屢
試不偶棄去生平敦厲本行輕財好施內外族戚待

以舉火者百十家國變後素吾公家計中落而君好
行其德不倦遇人有緩急鬻產典衣以濟之其後無
產可鬻至質子錢以濟人如故專延玉瑄課訓諸子
俱有成材乃僅長子遊庠序而玉瑄則謂弟捷問學
遠出乃兄上區區一弟子員耳前既阨其父後復厄
其子不知造物者之所以待賢善者果何意也其殆
將待積厚流光以昌其後耶某自甲申乙酉之變寓
居于劉見君始而裕如繼而淡如既而窘如終如一
節畧無一行可訾也者當凶年饗殮不給時猶節晨

炊冒兩袖米十升往拯一貧生予問其何之則曰幼
同學某困踰原思殆將不起我不蹈泥淖孰與其顛
連乎嗚呼求篤友誼如君者雖古人指不多屈矧在
末俗之士乎君既終不得志于時而歿予其忍不銘
耶君生于某年月日卒于某年月日娶於洛石張氏
有賢行德與君配生子八人孫幾人以某年月日塋
于某地銘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樂善不倦雖貧不
慍我銘于石義聲弗隱

劉帝錫誌銘

劉君世盛字帝錫邑庠鴻采公之長子也生而磊落
英多風氣道上習舉子業能採擷其菁華而旁通于
韜鈴之術輒能入于羿之彀中屢應道試弗售見應
武試者志氣頗揚遂不禁技癢一游戲焉卽冠武庠
君自信以謂有文事者必有武備異日爲國家肩鴻
任鉅政不專恃毛錐子也遂益肆力于運籌決勝之
學無如數科中典武闈者不甚符失當宁之簡命君
往應舉如不持寸鐵入萬衆中雖氣雄萬夫無以斬

將舉旗報上功也及後得秉公如商丘中丞者至則
君又以疾羈不赴再展轉數年而君又以年至少壯
時經畧雄心亦且少倦矣生平豪邁俊爽不屑爲摸
稜兩可之論而坦中直氣足以襲服羣流事過卽已
不設城府弗蓄餘憾以是人無餘議云少好華麗于
服飾居室間不無見汾華羨麗而悅之意及後聞聖
道而悅深則戰勝而肥與西河卜子爭賢矣君卒在
先余不及晤對茲過寶塘與君之第二孫煥章英文
與其羣從正廻公執數人遊處故得君之行誼爲詳
而誌其墓焉銘曰世訾儒生鮮實得肩鴻任鉅困窄
逼君欲一出振其綱無如數奇功未勒與予同是落
魄人爲君銘墓表遺直熊熊浩氣鬱崇岡千秋萬禩
永不泐

不辭數兩子宿世而益奮勉以求一當辭生未已
也所其難者宵人誣其以黨逆令去之將以深
文中傷禍幾不測君乃奮身當之極苦心而事始
擇既而聞寇蜂屯于山菁間執其父以往勒索無厭

君又以存心不地再與... 時經... 後而... 不設... 永不懈

人念... 賦... 而... 其... 日... 主... 實... 封... 困...

劉逸閒誌銘

文學逸閒劉君名叔字某... 性孝友悼先人之早世而鞠二弟以成名君乃趾美前麻克承家範與諸昆弟相為師友汲古籌今孜孜不懈數困于賓興而益奮勉以求一當雖年至未已也所最難者宵人誣其父以黨逆邑令惑之將以深文中傷禍幾不測君乃奮身當之備極苦心而事始釋既而閩寇蜂屯于山箐間執其父以往勒索無厭君乃罄其家藏鬻產業以飽寇欲父始得釋外史氏

曰以予觀于古之抱至性而有一節一行可見者亦足以名當時而傳後世君當鋒鏑叢集之際惟知有父不知有身卒之令疑釋而寇欲填父子兄弟得以長樂其天年此豈非能古人之所難能也乎至於修纂宗譜課督子姓輕財廣施好行其德又其餘事不足臚列也晚年息心學道自號逸閒人或謂逸閒其身將不能經世而度務君則逸閒其心息機推撞瞻觀于萬物之表而與天爲徒此真古之逸民之儔歟立之石而表之使人知今世有特立獨行之士可以爲孝友之宗也其德配游氏有賢行通書史而惇女範足以樹衆女儀型焉允與君合德也于是合塋而銘之銘曰修至性以承祖德蹈危機而攘寇賊知有親而不知有身坦步由行無差忒厥有賢配以相將樹之貞珉爲世則

劉晦齋誌銘

博士劉君才全而德不形謙冲而兼豪傑君子人也
甲子以前恒以應試萃于郡城每挹丰儀令人形穢
甲子君登賢書丁卯余遭駁放羣分情渙者久之迨
癸未余應歲薦至吉郡乃得與君萃首三旬握手道
故君爲我歎皓首而無一成我亦爲君歎大才而僅
小用未幾又歎相逢漫作別筵矣孰謂未七載而卽
有仙凡之隔哉嗚呼其可傷也已君姓劉諱顯祖字
仲揚別號晦齋崇邑之黃洲橋人父賓菴公舉丈夫

子三人而君居其次少穎敏師逸而功倍祖泰斗公深器之常舉所構甲第謂此兒必能亢宗而居此宅云君與其兄緝熙伯起先後遊于庠餼于二十人中數年試輒冠其曹耦而以甲子登賢書闈墨出多見稱于文章鉅公謂必聯登上第迺四上春官未捷南宮而僅以學博羈驥足也丙子掌永豐教事卽進一邑之弟子而勤訓迪之課以菟文督以行誼有胡安定在蕪湖曾月川在霍丘之風焉故事弟子員一違歲試則或黜或降升沉迥異時外郡有違試而詣吉

補考者以赤貧不能得其本學起文自分必削籍矣君惻然憫其困乏力請于學憲竟得保全無患又有
一生重疾而不能補考者君費大力周旋于其間此生不費一錢而得平等以歸至于隨時方便而爲人拯厄救患者不可勝計也生平澹于名利而紛華美麗不足以動其中博士秩滿當遷矣司化權者以超擢之音見示而君力却之曰一鑪雖冷然三百里而近可以移祿養親雖不逮晨昏定省而聲息可以相聞呼之可以時至吾寧以臚仕而易吾孝思乎是以

十四年其飮于苜宿而不一動心於大官之膳也予之應薦于吉也亦抱病不能騰卷君爲我力任其無咎且飲食教誨有加無已卽此三旬中余所及見爲人濟困扶危好行其德者不獨一朽叟也夫以君之才德如此使得居尊位以行其志則所以宣上德而達下情植善良而翼孱弱者將無一夫之不獲豈僅陶淑澤宮之子弟哉卽畱滯於廣文一席使得年登期願壽考以作人則化育溥而流澤長弟子之設施亦先生之遺畱也今君旣終于昇秩年又不躋于上

壽可勝嘆哉昔有明盛時胡若思朱備萬皆以學論而占大魁登臺閣雖以直道旋退而猶爲大司成以表率羣倫今以資格而困英賢夫豈世道之幸乎徒令人瞻蒼穹而浩歎耳余偶遊寶塘值其家方修宗譜憫仲揚君之蚤逝而候安其尊公先生方康健而享其孫曾之餽養悲中有喜也因草率握筆而爲君誌墓焉銘曰昔彭文憲歷相三君位配其德先父而扞惟君邁德與彭同羣位不副德祗職廣文循分造士教澤孔殷喜懼兼并瞻望白雲今焉已矣其志無

九
垠惟君有子得祖歡欣世篤孝弟弗勸其勤天眷明德後將策勛我銘其墓以代典墳

劉常菴墓表

嗚呼先王立政用人之道既遠士之能自振拔于功名之會者鮮矣才者不必用而用者不必才可勝浩歎哉昔范文正公經畧西夏子堯夫爲之調劑其偏稗張魏公北伐金源子敬夫爲之協和其將佐二賢雖未卽大用于時而兩尊人皆功建名立則二賢之學治亦已敷施于當世而流傳於後代矣以余觀于常菴劉君不禁爲之感慨不已也君名之奇字平叔奉政大夫勤閣公之仲子也自少以才名著邑侯駱

公學憲邵公皆以第一人處之賓興之歲屢爲分考
評賞幾得復失竟不獲及鋒而用無何勤閣公官粵
東之饒平携君入粵勤閣公報政爲最而僅量移貴
陽之定番州復藉君扶疾以佐理兩地皆荒服號稱
難治而其士民皆戴守令如父母近悅服而遠謳思
依依而難捨也夫勤閣公以宏才而僅小試於遐陬
視范張二公之顯秩已遠不逮矣則君雖欲出其學
治以大展施奚可得哉君侍尊人歸里跋涉于遠道
爲最勞經營于事務爲最久寧家而後兄弟數人尚

有先人之產業以佐饗殮而君至無郭外之五十畝
以遺子姓佐耕讀其生平之澹于榮利不于是而可
槩見哉最後應邑侯舉義館以陶淑邑中之子弟教
其弟子閉戶潛修而不一聞外事間一臨池以杼寫
其興趣且不欲以一藝成名也其生平履歷行誼卓
有可傳已詳見于章德先先生之墓誌茲故不詳僅
補書其生卒之歲月及墓田之所在伐石而表之云
銘曰誕彌厥月剖明珎祥光藹藹聲淙淙俾薦宗廟
祖考歆骨重神寒耀丹闕瑚璉弗陳瓦缶鳴徒令賈

胡嗟咄咄載將完璞固深山以待孫玄濬長祭

廖春寰墓表

雲南道大理府趙州叅軍廖公臨川人生於前明萬曆丙午十二月之除日卒于皇清康熙戊寅十月既望二日享年九十有三其子鴻文既狀其行事與乞銘于大人先生狀之序事也質而核不敢以子贊父禮也余爲條系其事蹟而表之公蓋孝友忠信廉能慈惠幾于古之循吏宜立傳以光於國史而未際其會者公諱偕亨號春寰幼穎敏好學嫻友皆稱之以祖養初父顯吾皆久客滇黔不歸家頗零替年甫十

六奉母命往迎祖父將抵滇而余酋叛逆道梗出萬
死一生以見祖若父子蠻箐中間關數年卒迎兩尊
以歸後任州貳守屢著勞勩上臺交相薦舉將擢顯
職公力辭歸養懇切備至而後得允且又以軍興畱
襄事者踰年始得戒行及抵家而母不逮養已二年
搏頰泣血不能興孺慕不替非至孝而能急流勇退
歟未仕之先暨既仕之日每有家書必囊金以奉其
兄若弟并逋負而代填之非其友乎牧趙之日上下
交孚貴賤共信將謝事而扳畱者不惜捐頂踵而叩

憲轅既謝事而郊餞塗餞者沿及百里而遙且築畏
壘以俎豆庚桑非忠信有以淪膏浹髓而能化洽蠻
氓若此乎方大帥之兩駐師於趙也軍糧芻茭器械
酒脯供給無虛日且需索無已時州守史公關東之
豪俊也及鋒而出仕且束手無措一切委重于公公
毅然任之爲之區分軍民得以不擾一往一返養馬
兩度斗大一州民力幾何大帥威尊州佐職卑而力
悴卒能集事而見稱于大僚也非才能殊尤而能智
如炙轂乎公以廩監而仕於搶攘之際非徒手可致

爵位也在任六年廩無餘粟至無以辦歸裝道里之費雖廉如吳隱之不是過也方民之阻飢也則設粥糜以哺之民之暵莖也則捐材木以殮之民之遭掠也則移公家之錢以贖之產婦之不得寧處也則構蓐室以棲之貧農之不得耕者則買牛種以給之士子鮮能應試者則建義學延師以教之大帥有額外之加派則送印解組激切以懇罷之此真古之慈惠之師忠信之長也宜乎士民之歌思無已同僚之眷留而不忍舍也道里悠遠資斧浩繁歸田以後囊橐

幾垂矣雖存留無多而又出其所有以仁其三族其貧而不能舉火者則助之救之不必有葭莩之親也公迎祖若父歸後復奉父命以經營于滇往來有常度已婚傳孺人于家矣育一女而未舉男甲申乙酉鼎革後道阻弗通子舍尚虛有叔曰灼者亦客於滇爲之請於當事而婚于同鄉客籍鄭氏又弗獲舉男不幸歿於夔寇并過繼子師閔殲焉繼婚鄭孺人則行年五十有五矣無後爲大不得已也卒之天佑善良而後舉鴻文一子於五十有九之秋也在恒情則

必嘆爲遲暮乃連舉四孫曰某某尚及爲某孫婚配
此何莫非孝友忠信廉能慈惠之報歟趙州眼科天
下其稱爲奇方也其人多秘而不傳公捐重費得之
歸則捐重貲以修製普施于有疾者所謂疾者得藥
吾爲之體輕寧獨蘓長公爲然歟此雖細事何莫非
仁厚之一端也厥後州守史公陞寧紹道憲道出江
右問道訪公而不留轍繼乃迎公過浙拜謝當年之
勤劬佐治云公生平坦白樂易中無城府故所至而
人親懿行甚多美不勝收皆親炙者所傳信也狀所

未詳者表亦畧之古之表墓者多不加銘余以公之
塋也闕于誌墓故爲之銘焉其世系姍連則詳于狀
茲故不贅銘曰有美廖公清時俊傑材武恢弘德掾
峻潔事上惟恭治道貫徹牧民惟慈遐邇胥悅洵歷
艱虞盤根錯節顧養辭榮聲名炳烈壽躋期願福祉
縣迭循良孫子宜躋朝列高門樹槐佇瞻來哲我銘
以詞中心如結

恒白塔銘

大長老恒白示寂于白沙禪院已三年其徒以庚辰
中春迎葬于千金隄之水滸寺左建塔勒石以垂永
久蓋以師之生平精力萃于斯寺也斯隄之築也始
事于唐刺史顏魯公歷代相沿不廢而年久漸湮水
源散洩而郡城之氣脉稍漓矣明萬曆初大守古公
郡丞徐公力爲修築跡雖仍舊而勞動不啻創始也
立鐵犀以鎮其涯立水府祠香火以時守候補葺而
又慮補葺之無貲也歲徵華蓋山香水銀一百兩貯

府庫遇石泐岸崩則司祠者報府量工給祭隨缺隨補庶不至大潰決也而無如年久而事玩祠亦幾圯矣恒白過是隄心焉憂之乃自明勝菴來駐錫于此與其徒心源竭力補苴隄以固而祠以修請於郡伯紀公立額曰水滸寺名稍異而意實同凡以爲隄也其後祠旁孔道岸崩數十丈行旅困躓恒白則捐衣囊以修築不募官民公私一錢也恒曰汰力宏鉅籌畫精審當事者才之不置授以僧綱司辭不獲已勉任數年卽力辭退院惟教其徒等作有爲佛事整理

道場數處皆以精誠專一而致之大異于世之以鉢析募爲能事者曩黃山什力踈山晦山先後說汰于羊城而恒白兩叅汰席闡提證嚮兩和尚極稱恒白心地透朗悟力超拔且勸以更入深山力圖向上事師則謂卽心卽佛隨地有靈山故游衍于諸大弟子禪院而究竟于一大事者與年而俱進也道則日益進而年則日益邁身則日益衰矣示疾于蕭菴移錫于白沙以某年月日順世而去世壽七十有僧鴈五十有生子村程氏少多羸疾初事黃冠毛

鍊師繼事博山老禪滄溟祝髮于明勝菴與瑞曇稱
禪林二傑瑞曇始終棲息於初地而叢林加煥詩學
大振恒白卓錫數處而佛法宏宣詣力自勝要皆明
勝之所儲毓且高山穎石亦稱老苑殊林亦明勝之
所自往也噫盛矣自滄溟數人而下皆余平日之所
與參究者也故誌恒白而連類及之云銘曰而黃而
緇力萃于禪亦印亦教妙有機權而叅法席歷然寂
然廣作佛事斷絕世緣晚養其母勝目憊連是惟佛
性不傳之傳永固斯塔不漏涓與魚昆公隄並億萬年

華母朱孺人礦銘

華母朱孺人余師遠凡先生元配也與先生同生萬
曆之戊午後先生數年而終越數年爲今 上康熙
之壬申嗣子奉柩塋于祖山漢事先生久而母之飲
食教誨無倦是以稔知母德茲雖不能發揚母德之
幽光然不可無銘以納于幽宮也銘曰維母之德柔
嘉維則婉婉聽從令儀令色敬事舅姑祗祗翼翼敬
事夫子溫溫抑抑夫子秉道才豐遇嗇而濟寇訐濱
于危逼維母相之是匡是飭道高毀來亦有及不維

母相之罔有差忒和於娣姒仁於藏獲敬禮仁賢亦
惠罔極內外上下隆隆卽卽頌聲四起允稱淵塞初
秀門楣晚乃嗣息實大聲宏而皆有楹嗟維母儀一
世之特凡我閩中所宜稟式廟祀有虔枚枚實實介
以繁祉子孫千億斯銘不慝斯石不泐惇史是修載
揚邦國

故室劉誌銘

嗚呼婦德之難也自古而然易言無攸遂詩以無非
無儀並稱其旨遠哉下逮馬少倫尚有苟然而已之
言謝道韞猶有不意天壤之歎况內無庭訓而能免
於哲婦之誦者誠難其人矣不謂無資女誠而能動
履不違經傳所稱有吾劉君者君名壽英未有字李
聖水渙之髮妻也君幼不甚嫻詩書僅能識字繪花
卉供綉線而已以十五歲歸於予余長君四歲學未
有所成君敬予不少懈而事翁姑輒得懽心庶幾無

間言也君之父家先渥於貲蓋生而參養不習爲勞苦者予家世儉約兼以亂離之後轉更鬻產爲生予更落魄詩酒跌宕不羈典釵質衣殆盡君十年如一无少有不足之色也初納采時君年始六歲後經兵戈之後恒與先慈相聚而居先慈愛之過于已子每曰吾年命不永俟兒十二三時當卽歸我家令我蚤見兒修婦事數年吾死無恨輒婦姑相對泣不能止殊意母言遂成左券竟不逮事而先慈不幸先期謝世嗚呼痛哉君時九歲哭姑能盡哀亦過於予及歸

予爲婦四上姑塚而孺慕之情不替焉丙申舉子不育次戊戌舉女亦不育及庚子舉女乃克育而疾病相仍君卽勸予置側室予遲之未應牀第之間常夜半泣爲予言我體多疾不宜子壽且不永何不及我之身見君有室且有子不愈於死而忘之乎壬寅夏首余抱疾幾殆自作墓誌一通與君讀之能會其大意大哭不已旣而曰君之自爲則太早計矣遲數年當爲我作一通庶藉君以托不朽已又大慟余爾時猶謂此亦兒女子常談耳孰意未越一期余尚無所

成立而君遽不永哉生爲窮措大妻無以光顯其身
死而立貞石焉又表之曰某措大之妻之墓更無以
表揚其德命也何如終焉已矣嗚呼痛哉君生于有
明崇禎庚辰八月壬申日喪于清時康熙癸卯年三
日越三日淺厝于先慈塋外欲遂塋焉從其志也後
以形家言山勢岡吉余欲改塋先慈并塋君於側遲
之又久未有所得念君久暴棺於外非心所安也乃
以乙巳歲臘月庚申日塋君于余祖母徐太君之側
地曰武大湖在臨汝之八都余家世居臨川附郭與

君家虎溪相去二十里耳君之父名徵祥號源吾初
見余八九歲時以遠大相期堅以君字予惜余未有
以副其望也甲辰旅歿袁州歸櫬于家予別有誌以
誌之予念城郭龐雜非所以幽棲也行將入深山力
耕鑿以畢餘生不無離祖宗遠墳墓之悲又念劉君
未有子祀或墳塋不修千秋萬歲保無滄桑陵谷之
變乎後之君子倘相值焉讀其文以哀其志因以及
其妻不令暴露則所以感激於冥冥者無旣也銘曰
厝於姑側也從其志塋於太姑之側也綿其祀予他

時不及同兆也悲其遇雖然千秋萬歲之後均之爲陶爲埴也寧知其不遇乎而又何足慮

胡二齋先生評曰文極空銘極達

杜覺菴先生評曰一派縱橫如大海波濤烟雲萬狀令人凍合玉樓

劉母黃誌銘

孺人黃氏名招秀國子生黃君良臣之長女文學其瀾之元配也生而貞靜柔嘉未出閣事父母稱賢女既于歸事舅姑稱賢婦相夫子以義從稱賢妻育子女能教誨稱賢母娣姒安其雍和藏獲蒙其惠澤勤儉孝敬宜其永綏百祿而僅以四十有四而卒何哉生丈夫子三人長弗祿無後次大勗字日助娶陳氏生子二人長解孫行釭四次升孫行釭七幼大景娶陳氏名珍秀生子一人曰既濟行訪一大勗大景俱

早世秀而不實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媳陳氏亦歿母
子姑媳兄弟四柩俱塋一都 山樹之貞石能無墮
淚乎三孫熒熒在疚賴繼室能撫均愛如一有在桑
之風焉黃氏爲不亾矣銘曰貞其德壽胡嗇子弗延
孫威植三株玉樹列階除默相其成賓王國合銘其
墓錮幽藏母子婦姑無少盡

劉母舒高合誌銘

傳曰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未有治外而不
由于治內教國而不本于教家者也以今觀于奉直
大夫勤閣劉公暨其德配舒高兩孺人而益信大夫
爲鄉有道光宇公之幼子光宇中年謝棄塵世伯子
鴻祥發翁以長子而代父鞠兩稚弟以皆有成蚤爲
大夫聘于本邑庠生舒翼聖次女賢能貞淑佐讀匡
家稱靜好焉生三子頭角嶄然拭目成材而猶勸夫
子置姬媵以廣儲貳大夫以壬午科登賢書癸未遊

江南聘國學生考授叅軍高一元次女爲副室高孺人抵家事舒孺人和而能敬周南衆女之稱后妃也曰樂只君子福履綏成衛夫人之稱仲任曰溫恭淑慎秉心塞淵舒高兩孺人可謂合璧矣歷六載戊子舒孺人弗祿越數年高孺人勸夫子增置副室又得陳氏淑女以爲貳焉大夫生平于閨門之內有倡隨之樂而無寵抗之嫌此非教成于家之驗歟辛丑會試大夫文入彀數日將成進士矣至揭榜一曠息落副車大夫乃喟然嘆興曰甚哉天之阨我于南宮也

吾無復望矣乃始謁選癸卯得粵東之饒平大夫初不欲以家累隨行宗老僉曰古者行役適四方以安車載婦人焉况爲天子牧民于嶺表必數年而後政成女子善事人者也必攜之大夫始攜兩孺人同入粵油碧雙車稱盛美焉大夫曰古今政治不同術當此寇氛初息民窮財盡之時泣此土者政當奴種葵妾織蒲少甦物力耳故兩孺人相對而織經組紉以理內事大夫乃得專其力以治外也不幸戊申高孺人以疾終越二載大夫陞任黔之定番州高孺人以

柩歸鄉陳孺人亦弗往黔高孺人生一子名之美陳
 孺人生二子名之慶之廣後皆入庠為名諸生大夫
 涖黔未及一年即致政告歸以奉直大夫終老焉六
 丈夫子其依依於膝下衍衍一堂之上其樂可知也
 大夫既仙遊而陳孺人尚幸德七筋舒高兩孺人一
 卒于戊子一卒于戊申相去廿年皆未獲吉壤今始
 謀葬有定所而予為之誌墓且合誌焉表墓之石立
 於外而銘墓之石納于壙中仍析而為二合誌者所
 以見二母之能和順以致福分葬者予以見子姓之

能各圖其藏且以教几為曾孫婦者皆當法二母之
 所以垂裕後昆也

合銘曰山崔巍水清冽雙璧涵輝貞且潔產不必
 同區歸不必同穴呈瑞秀于瓊林玄圃萬禩咸睇
 觀夫綿綿之瓜瓞

生之行實不可無述也行且盛先生之志也
 世而先

痛人生之不幸也夫力有餘而志不足者其於世也若何哉
 諸生大夫
 泣野未及一年即致此也夫
 文夫丁君依依於膝下行循一室之上其樂可知也
 贈夫蘇謙文瓜瓞

同圖識不必同穴呈辭亦于奠林之圃萬斯斯
 合錄曰山崩巖水青陰雙壘臨戰負且穢敢不
 祖以匪都發具也
 諸各圖其藏且以婦人為曾終敬者以當其一二母之

壑雲篇文集卷之十六

臨川剩叟李伍漢著

劉虎溪先生行畧

今 上康熙壬戌夏四月巳丑前四日乙酉吾師虎
 溪先生棄弟子捐館舍不肖漢與諸嗣子侍屬續奉
 遺戒治喪具襚不敢違其訓諸賢嗣擗踊震悼浣
 滌涕洟將編次先生之文集若干卷以傳于世而先
 生之行實不可無述也行且彙次先生之嘉言懿行
 以求當世立言君子採擇而賜之銘嗚呼先生著述

富五車道德追三古節義永千秋抱璞以終懷寶不
試而今已矣不可復作矣某憶自癸巳受業于先生
之門執經問難者若而年追隨杖履者若而年挹酒
臨風感時弔古者若而年先生隨在指示罔不精切
某也不能尊所聞而行所知而徒悠悠謬漫衍以至於
今莫予仰莫余放也嗚呼其尚能執筆以識先生年
譜耶且先生具經濟之宏才抱匡時之雅志初非泉
石間人也而未嘗一日見用于天下迺一抒其壯懷
于詩酒文字間此豈先生之素願也哉而漢也欲以

柔翰彰其潛德發其幽光曷有當歟雖然自吾賢人
君子固多有以無用爲用者矣寧俟乘權柄勢而後
見耶則先生其人也先生劉姓諱命清穆叔其字但
月仙其別號也其先有宋狀元淳安先生之裔日宣
公世居金谿之玉田婚于臨川五都楊氏數載乃自
楊遷于虎溪因世爲虎溪里人虎溪爲臨右族世有
傳人曾祖諱蘭中明經選授縣未赴祖諱有典邑乘
篤行傳稱承顏先生者也父諱毓祥號衷孺早補郡
學生中萬曆癸卯乙榜著有竹史集行世郡乘載名

賢傳衷孺公娶于徐氏生或夫子二人而先生居長賦性莊重外樸而中慧不與羣兒同嬉而能兼舉塾兒書在傳弗勤師逸功倍髫齡考妣繼喪哀毀踰節諸長老欲旌異之而世父孺唐公以大器期先生雅不欲以諛聞動衆亟止之先生一依于孺唐公而能承其志以遠大自期焉初太常傅雲岑先生與衷孺公昆季相友善雲岑有弟早世獨遺女姪撫之不異息女遂以字先生先生與雲岑仲嗣平叔相切磋以世其家學故揭潛銘先生有臨川二叔之稱弱冠補

弟子員前後受知于督學雲怡蔡公龍友王公錫明陸公廣成侯公天門郭公石渠吳公或評其文如飛珠濺玉或評其文如水珠玉露或稱其吏筆類蔚宗微言擬輔嗣或稱其排宕縱橫龍躍虎卧或謂嶙峋詰曲不事雕琢而以自然爲奇備極踰揚稱引不啻然而試于文衡則高才異等試于棘闈則造往目眩五色者也用是不獲以其學治早見于天下而惟以誘教後學爲已任嘉邨李氏谿南王氏小株余氏稠源李氏金谿上莊李氏皆甲申前處也于時忠

烈李公令穀城以舊學致先生先生亦謂荆襄天下形勝之區陳同甫所爲惓惓者宋國勢垂似今當求其形勢豪傑而採攬之入幕未及三月而大盜屠穀城李公殉義先生以賓師不與難間關以歸則前此之著述無一存焉者矣時諸同人徵文結社僅得館課于生徒處以應社刻傳播吳越名儒交推先生文名雖日著先生經濟備抱實未一用也未幾而闖鋒北摧獻毒南螫安池潰師神州且陸沉矣其州縣之幸而後敗者恃有守土能率義以團練爲保障也郡

伯陳公郡粹王公日以桑梓之保釐致詢因與同學游公黃公訓飭保甲推誠布公義宣勇集不事鉤距而劇盜十許皆得以投畀河伯里閭爲之安寧迄大亂後窮鄉僻壤稍得藉以安棲息避寇氛者咸謂諸君子訓飭之所庇也先生益用韜晦戢景匿采採薇山阿披髮狂吟長與世辭矣乙酉以後故老元臣思綿鐘簋于一隅而廣羅材賢以襄事于是冢宰夏公樞部揭公銓部施公交章引薦已奉俞旨擢史館徵赴行在先生以江河難挽力辭簡命喟然歎興曰予

以諸生丁國難一隱足謝君父爾倘臨重任則必揚
止水之波染柴京之血已寧敢苟全性命耶于是屏
跡林泉自號魚叟誓爲農夫以沒世云前後督學使
者猶欲按籍而物色之然而先生之名可得而聞貌
不可得而親矣其所以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
則未嘗一息少懈也復設教于章門汝東及近地諸
處最後黃岡蕭友延館于會城宣城施愚山先生延
館于蕭江因與高阮懷先生伯璣陳子入口郭子相
倡和所著經史兩論詩文詞賦有漁叟集但月仙集

虎溪渺聞填辭虎溪夢諸書彙輯成帙可高三尺許
經閩莆名儒鄭郊牧仲手訂定者也家故貧乏不能
梓行曩余宗石臺先生官金陵以書遠招酌酒烹鱸
頗致行贖將欲藉是結廬高卧矣無何孺唐公有遺
孤陷獄先生悉捐金破產以活之其貧較舊乃益甚
枕流漱石澹如也益杜門著書不復聞問世事邇者
慈谿胡二齋先生令臨川徵刻臨川文獻補葺志書
得先生文于友人處亟延禮而商訂焉先生遜謝歸
山迄未秉筆其始終固窮而石隱也如此然則先生

真成其爲泉石間人也後之人欲于何而窺見先生之德業也哉放浪于山罅水壩之間寄懷于詩情酒德之外固其所矣先生湛深經術於古載籍無不考訂嚴核不拘守訓故而時出精意以評騭之輒得古人微意之所存爲文根據理要不尚辭鋒未許採春華而忘秋實者輒讀也諸經子史多所箋註手自易稿數四故其精神不究于行而究于文間出其餘畫以興鄉閭水利則坊庸以固以緒論馴服頑暴則邦鄰以寧小用之而小效惜哉無位以行其道而斯人之不蒙其澤也生平孝友自將義命自守人不敢干以私而未嘗以無私自揚詡勇于爲義而未嘗見德色于人也

有弟質峻峭而先生惟廣大故歷七袞而友愛不衰孺唐公有仲子衰老無後先生終養之而能使之忘憂其孤孫貧不能自立而先生婚配振救之先生之學之有立也以孺唐公故其家計之中落也亦以孺唐公故而先生故樂焉以爲乃今可告無憾而安吾故也今壬戌元月發策揲著端策而入曰命也夫遂命嗣子治後事二月二日前堂有鐘聲達

寢時孫婦黃寢疾將革矣先生曰非此其兆也吾其行夫示疾數月而書卷不輟日刪次舊稿謂嗣子暨諸門弟子曰無爲多存也吾所三刪而手定者他日其可梓也勉之而公弗復多言矣至寒食時疾幾重則命兒子輩舁籃輿徧拜先墓欣喜以歸平素善飲無算在疾以酒代糜者越月矣至是亦謝絕焉手書喪祭一遵古禮戒無作佛事自作輓奠詩文命幼兒書之曰喪具稱家之有無稱貸而足者吾所不享也四月初黃霧障天數日至八日早正衣冠而起曰披

我至正寢自晨至夕無惛惛諸嗣子或請後事則曰不必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夜分而逝翼日卽就殮遺命也某時視含視殮見先生顏面如生較平時更加樂易焉自祭文所謂含咲歸寢者非其驗歟生于前萬曆庚戌十月三日辰時距卒之日蓋年七十有三云卜葬尚未得佳城將以十一月四日淺厝于水竹居蓋少年讀書之所先生常云吾葬地當不出四橋之內也諸嗣奉志唯謹將必求仁人之言鑿之貞石而納之墓而渙也不敢以不敏辭謹循歲月而識

其畧以俟天下之知先生者庶有所撫拾焉謹狀

丁公劬行畧

嗚呼運會隆替造物主之然有時而造物不能爲之
主也綱常倫理聖人主之然有時而聖人不能爲之
主也况主君子生當陽九百六之會而敢與造物者
爭時數而欲爲聖人之所不能爲者乎自古未有人
而出于倫常之外迺于虛無寂滅而可自命爲人者
也君子重倫而愛身故有所不爲也且倫莫大乎君
親進不獲委贄以事君退又不得溫清而事父耿耿
然徒抱其心自總角而壯而老卒不能申其苦衷于

一日惟有伏枕而隱痛擁衾而引罪至於汗漫窮年以終若浮梗之汎汎於洪濤而無所棲泊也可勝痛哉則公劬丁先生其人也先生生十有七年而列于郡庠越二歲試冠軍當餼于四十人中適會闖寇陷京神州陸沈卽棄去舉子業學灌園種瓜以事父而父雲礎先生又不忍安受子養于草間求活蓋雲礎先生自戊午登賢書九上春官不第不肯求仕州縣丁亥戊子間與一二元臣故老思延鐘簋于閩廣一隅間關跋涉菱舍從行顛蹶離次與同官十六人負

登者二十餘人同畢命于粵西之江州是地苗獍素不服疆索旣利羣賢之所右則聚三十七軀焚而瘞之諸君子之遺殖竟無從別白尋求矣此先生之所以芒棘攢心迷陽緇足行號坐慟而不能晷刻寧帖者也深念毀不滅性染盛爲先于是時緡古籍以滌蕩其結轆而展拓其胸懷乃剟掠之餘卷帙散失瓶無儲粟老少啼號飢來驅我誰乞誰因雖欲久措七尺于硯北以上下數千年網羅四庫七畧奚可得哉所謂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愁多偏少詩書福額

影髮鬢髮幾絲而先生且老矣衰病矣且屬續矣生平鬱鬱于兩大倫不得不舉而付於不可知之運會而已矣而謂能由人乎哉檢襪甫畢孺子泣謂與先生談永筆墨莫如余久知其跼蹐莫如余淡行畧不可不述嗟乎嗟乎夫人既抱無限隱痛室塞難舒一腔熱血揮洒不出而徒抒寫其日用飲食事此與鄉鄙自好之士細廉曲謹相去幾許哉此予所以搦管而不能運毫惟循孺子之言畧書其生卒之年月而已矣嗚呼此而可謂之行畧哉荒畧弁鄙所不辭已

嗚呼丁先生諱若洙字公所號鈍思近年遜于卜人
一號汝濱槎客生于前明天啟丁卯四月 日 時

卒于 今上康熙己卯十二月 日 時享年七十

有三祖 先生鄉飲耆賓父雲礎先生諱朝棟登萬

曆戊午賢書母氏李早卒繼母氏 娶于湯氏玉茗

先生之孫女安廬道毓靈先生之長女也毓靈盡瘁
王事卒于官其弟叔寧爲之遍擇快婿而得先生于
舞象之年亟訂結褵之約及婚數載無出而卒以副
室 氏生子二人女二人二子既壯宜有室矣而未

卜也則以先生志在滇南慟哭而未獲申也初先生十七而遊庠十九而補餼視科名可唾手垂成旣而謝絕舉子業不事則一以著述爲務雖疏糲不飽敗絮不完一室交謫而不少輟所著易書詩三經解雖有成帙而未經覆訂詩古文詞孺子錄之雖有成稿而散失爲多生平篤守先人所築傍石居不肯出就外館生徒時來時散脩脯不給意豁如也撫弟妹婚嫁不後時和族屬有恩紀間以醫藥治病者甚衆以六壬指示趨避亦甚驗然皆以寄其無聊之苦衷焉耳壯年有幕于粵東者致書于先生謂由此可入粵西訪遺殖先生捧書涕洟積歲月終以不甘曳裾侯門而阻步又時時飲泣謂舍此更無引手者此其所以夢寐不寧而賫志以歿也其他善行甚多非先生之志所存故寧從畧所望大人先生有德之言祭其潛德幽光鑒其畏約自持一無所就有萬難措手者則無言之言亦附以見也嗚呼

揭憲武行畧

嗚呼忠臣孝子天地之正氣也國家之元氣也人紀之所賴以立治亂之所由以分也故興王應運必先褒錄前代之忠義以砥勵人心而垂世教但世運更革之際斯人既已之死靡他力任綱常之重原不求諒于人世而褊衷忮刻之徒每設淫辭以訾議正人此張許所以有殺人食人之誦文謝猶有黃冠友鄉之誣割股刲肝者且有傷遺體非中道之譏也予惟爲忠臣固難爲忠臣之孝子尤難何也世運既已更

革舉目皆非吾徒跋前疐後轉喉觸諱匪第人不稱其能爲子而斯人亦不敢自信其果能爲子否也此所以數十年忍死泣血賣志以終自行其心之所安理之至正者而已則純孝揭憲武先生其人也先生爲前明致身大司馬 本朝採公論祠祀鄉賢蒿菴先生之孝子也孝子生十三歲而有甲申三月闖寇陷京之禍本朝因得戡亂而定中原然寇盜雖藉以蕩滅而主人遂已斬焉不祀此蒿菴先生所以有君親雖抱必死之症而臣子斷無忍視而不進藥之理

也獨是忠臣旣已艱關從王義不顧家而孝子年方童卯不可從戎惟有奉母逃竄以存高曾之嗣續而已矣于是由邑之西鄙以之豐城之宜川之盧溪之金谿輾轉數年播遷數十處忠臣旣已致命遂志孝子始得奉母返鄉廬舍悉已拆燬田園悉已籍沒儼舍而棲拾椽而食所賴以提攜孤嫠保全血胤者鄉先生游公劉公數人而已最勞苦艱危則贖骸奔喪之義士楊君紫生而已孝子伏念先人體魄雖可以殉義而不保存精神則不可不炳烺于萬世精神之

所寄者文章是已乃躡屩走八閩徵求遺文于山陬水澁費二十年心力而後得於公遺文以編成一集初得繡谷徐君爲之倡刻獄中詩繼得別駕濮陽禹公不伐明府慈谿胡公亦堂爲之捐貲付梓而後大集畧布于梨棗也夫已戕之遺殖得以歸壘已散之遺文得以壽木此在他賢鮮不以爲可藉手以告無罪于先人而孝子則不敢但已也念先人著書等身所徵存者不啻百一也乃更以六旬踰七之年復跋涉八閩與得斷羽遺珠而孰知事有大不然者無東

道主人以爲之搜羅無扉履芻糗以供其匱乏珠沉龍化香邈無踪逆旅悽然對影爲耦不得不徒手而言旋此先生所以數年來伏枕泣血抱無涯之苦衷而遂寢疾不起也嗚呼七尺之軀可遂棄捐以寧二人于地下百折不同之氣不歷萬古而長存哉然則他人之所謂鐘鳴漏盡者正先生體受歸全存順沒寧之日也以稱純孝人無間言矣先生名貞傳以乃祖貞符先生七旬而命名也是歲爲前壬申七夕前一日幼負異質幾于過目不再尊人乃博延名師

裁成之十齡便已遍頌五經自是握筆爲文一日可得二十餘菘當流離奔竄中乃更勤苦力學不耻下問弱冠遂成通儒復研精理要鑽摩奧堅於以參洛閩之席而由以入洙泗之懋無怠也卒于皇清康熙四十有二年癸未臈月二十有七日抱疾幾于一載病中猶欲備集西江文獻以繼先人所著古今人才大宗後而病日甚書未底于成且并塗乙其生平所作之詩文而焚棄之則氣有所不能持而奇疾有以中之也先是數年先生與不肖某商析疑義常曰我

二人不知誰爲後死我先則子必當誌墓子先則我亦然今先生遂成千古矣朽某敢避後死之責哉然誌墓非得名筆不足以闡揚幽光謹抒其生平苦衷以俟有道而文之君子展其椽筆云爾所居爲鶴塘里系出元名儒後斯先生之後高祖東泉公鄉飲大賓曾祖月溪公祖諱應瑞兄弟孿生學成通儒父諱重熙以五經中前明丁丑科進士卷呈御覽有五經通明之評授福寧知州政最超擢銓部未赴而國破艱關赴義歷位至大司馬而致身于建寧郡者也

楊氏閩範端嚴居福寧署居然裙布釵荆當患難怡然無怨迨夫子報國遂長齋繡佛孝子所以感于母氏而終身不舉羽牲之箸也娶于李氏前丁丑進士華亭令李公諱茹春之女多賢行其事姑也真能視無形聽無聲也事夫子自少歷老無頃刻而不敬順此孝子所以得盡心于著述也子三人孫男十人凡畧而不詳者俟墓誌填入云

黃石乘行畧

歲進士石乘黃先生賚志以歿旬有五日不肖外弟某返自會城奔哭于柩次孺子元鍾涕洟請曰先君子經旣明而行旣修曾不一展懷抱卒阨于困窮以死孤當抒寫徃蹟請叔父柄筆賜銘無如嗚咽而不能成聲也予曰銘爾先君子須求諸大人先生蓄道德而能文章者也予何敢余何敢予惟畧次行事之一二以埃大人先生之採擇而已嗚呼士子終年抱一經守訓故作爲制舉之文以求合于有司之法

數十年而不一遇卽欲肆其詣力以窺觀古今典範之與曠且有所不暇又安得有所設施功績以康濟於一時而傳信于後世乎不殊蠹書魚生死文字間古今文人同一浩歎獨予外兄乎哉而外兄又困悴之尤者也謹狀曰石乘黃先生諱輿堅生而穎異在傳弗勤艾千子先生羅文止先生常與其尊翁尚衡先生會文君以稚齒側筆其間二先生輒奇之十有六歲名學使吳公拔置邑庠試文出諸先達翕然稱黃氏爲有子乙酉後隨父宦于閩粵遭亂播遷不能

自拔及在延平俘于貝勒王幕下隨征指畫有功王欲委任守延平君遵庭訓遜謝不敢當王才之不置乃受尤溪教諭之命時延新罹兵燹士民嗷嗷無安宅君爲請于幕府安輯而噢咻之士民賴以出水火而登衽席有一士陷于大獄君力爲解救且大破已貲以活之士後登甲乙科君視若無與焉庶幾乎公子有得于人公子竟忘之也者且割買腴田一頃以永贍其貧不能育女者尤溪之俗爲之一變云旣而湖州閔公諱杜督學入閩聘君校閱文字所賞拔

知名士闕試牘頓爾騰譽爲一時僅事已事罷去
于井里造學使趙公按臨撫郡君裏泥襪入試趙公
大奇之才名大振明年臬長秦公北人亦以俘而有
文得官累任至憲長未爲深知君者然手君文輒躍
然喜見眉宇一日夜分閱邯鄲傳奇有感君爲諷諭
深切秦公豁然即日請致仕去君之善曉人也類如
此爾後學使武進楊公首拔君以式多士謂君文當
卽售世君亦以售世之業自許力爲杜門計間以尚
衡先生遺事絀悞在閩君罄鬻家產復行乞爲苦行

以往歸結案牘躬負遺殖以歸葬又以未獲告壞弗
果葬閉門飲泣計惟有篤志舉子業階寸進以養母
葬父而已矣于是益下帷攻苦簡練揣摩人人謂黃
子文如張鷟宜乎萬選萬中也而竟弗售餼于膠庠
三十有四年而後以明經膺歲薦又且十年而以食
貧告終嗚呼羈州以才名顯皓首方以明經舉經果
至是始明耶綬若若者果俟明此而後致彼耶緘令
君不自退抑當髫齡英傑時受親王命爲延平守居
守任職由攝轉真何渠不三槐九棘耶而乃以吾

未信困厄終生然則篤志學道乃反爲造物者之所
怒耶盈虛消長之道固有理之所不可推事之所不
可解者矣居恒半菽不飽或亭午不舉火內外怡然
無啼飢之聲色夫非教成于家之效耶當事者近歲
開設義學召君主教事宜乎授粢便便矣顧粟至則
羣生徒聚而飽之粟不至則人各颺去君仍泌水洋
洋樂飢如故也生平敏于爲文一日可十數菘不自
收拾無專刻紙社刻數十首遍灸于人口也爲人少
警敏而達于機務繼則涵養醇密恂恂然若無一長
可稱者于學專精經傳弗肯泛鶩于諸家至出其精
識以衡論詩古文詞往往能中諸名家之疵病此其
天資大有過人者不盡以鑽研掌故也以稱經明行
修斯無愧已世有立言之君子能無發其恬澹之捺
而賜之銘耶謹述其梗概以俟焉

傅博安行畧

傅公諱道依字遠可號博安世爲臨川北郭虞溪里人曾祖玉吾公諱國璧登隆慶丁卯賢書任山東萊蕪縣事陞國子助教歿而祀于睿宗祖應星郡學生永仕生三子奇觀奇鳴奇功俱負才名時有臨川三奇之目奇功號大有以明經任永新學副轉安福學正以終大有公受室于豐城名解元徐公州牧徐公愛女過于愛子子彥舉癸酉賢科而女亦有曹大姑宋昭容之風慎矜擇配而得大有公大有公舉一

一女而愛子女亦如徐公初徐孺人之娠公也嘗
杪夢空中飛下黃綾一幅與姊姒爭褰衽承之孺人
得而喜喜而覺覺如真有所得也次日遂舉公骨格
有異合族皆相慶焉五歲入小學絕不與羣兒偶俱
時受經書課文于母氏九歲遂能爲舉子業每篇成
輒千餘字間或二千餘字塾師驚怖其言猶河漢而
無極也惟伯父奇觀極嘆賞之因謂家季曰此子非
凡材也當自課其學勿爲村學究所束縛也大有公
次年乃携入遠館是年曾一隨母入豐城拜謁舅氏

舅彥試以文頃刻得千五百餘字遂極加稱賞焉次
年族叔祖給諫公以分藩事便道過里門曾一聚羣
從子弟講學公時十一齡耳乃能出奇問難給諫公
大喜謂童子能問諸老成所不能問真吾家千里駒
也越數年隨父館于東邑因爲東邑人代筆應試卽
膺首擢焉尋棄去弗掩爲已有迨二十始補郡弟子
員次年餼于四十人中每學使科歲兩試輒以高材
冠其曹耦而賓興大典及寂若無聞焉偃蹇至丙辰
始以明經膺歲薦又積十年至丙寅始任新建訓

公受事不卑小宮而盡心率迪諸生課文敦行諄諄以學行兼修爲諸生程篤每舉胡敬齋先生鹿洞學規爲訓常曰學以求爲聖賢也科名乃藉以行吾學耳苟謂今日之榮稽古力也則志趣凡下矣公之課士也如此其持已可知矣生平惟飲酒賦詩不以半刺于謁當事是以院司道府諸貴公皆重之兩次監修學宮篤鑄孝經衍義皆缺掌教而獨任其勞瘁及竣事報績而掌教者適至公則謙讓弗有其名焉積十有八年始陞授信州上饒學諭受任甫半載趨奉

上命與合省儒林百八十人考校于大中丞李公于時公於諸人中年最高而文最早完中丞公則首拔之以謂文與年而並高也斯亦國士之奇遇矣僉謂先生自此升矣孰謂返任未踰兩月遽焉一疾不起哉卒之日貧無以爲殮幸媼友周君館于其地乃預支館穀以襄大事而歸櫬尚無其貲其幼孤煢煢無告匍匐返于臨川泣謂朽某與公知交最深宜有言以寫其苦衷某皇然駭愕嗟乎某何言哉某何言哉天實生才而每多不盡其才之憾感士不遇而有

自前世而已然寧獨一傳公哉其也後公十年而
皓首無成爾足脯下將竭其驚鈍以寫公之坎軻人
將謂借傳公之鬱抑以發胸中憤悶耳獨是公積學
潔行數十餘年不得一展舒其學治以少佐當世
聖人子惠元元之意身既往矣知交如某者又不能
撰造其希有之行事以告人且人微言輕又不足以
取信于人人何以爲行述哉惟是西昌鄒太史某先
生慎言人也不肯輕許可人其見之于文者謂公風
雅似鄭博士潛心經史似楊龜山切問近思似謝上
蔡心源澄澈如水壺秋月似李延平其訓迪諸生又
似胡安定公云云謹次鄒先生之言以俟仁人君子
採擇矜憫奮椽筆而闡發其幽光賜之哀輓碑銘庶
足以補不盡其才之缺陷也其世系媿連生卒年月
則俟墓誌填入云

先考行述

先考西川公既卒五年乃今始得奉柩塋于七都梅
崗山先妣蔡孺人之墓右嗚呼先妣之卒也不孝漢
釋曹無所識茲先考之塋也不孝且頑鄙倍甚將納
石於幽宮以識世系年月之大畧非藉有德者之言
不足以垂示後裔也敢不避非笑妄爲號嘍之聲以
俟仁人矜擇焉公諱文燮字秉忠先祖諱廷枚公之
幼子先曾祖諱心浴先高祖諱欽蓋自六世祖伯璋
公始由東鄉之橋西里遷入撫城東隅五世弗仕

龐敦固弗隕厥聲先祖得考在五旬後家計中落
祖六十有九而卒以故先考弗得畢力於學去事生
產生平孝友慈仁質實誠信不爲市道故貲聚不能
饒給歲時伏臘慶忌之日家祭輒慟哭失聲癸丑陽
月不孝幸率兩豚犬進八十壽觴考猶感泣痛先祖
之不覩曾孫也昔時先伯考毓吾公忽陷大獄先考
破產以出之時有再從伯同貲謂考久析箸矣宜作
商量語考弗恤也性好施與歲歉施粟施藥及施村
木甚衆晚復尊禮西竺施像施梵宇橋梁道路竭其

藏不遺餘貲迨洊更兵火考既壽終不孝孤遂致不
能舉塋焉顛越播遷悽魂斷魄於改火中而不勝數
改火之悲也嗚呼痛哉考居恒訓不孝兄弟惟以存
心仁恕爲諄諄廿年前鄉里有爲不恣者爲人詆揭
不孝洪偶詢其稿先考大訶責之謂不當求人過失
先考嘉言懿行不勝述不孝無能備述然自鄉黨數
十里咸稱爲善士無間言壬子鄰人不戒於火幾及
寢堂登陴而望者數千人咸謂不當殃及善人時大
災亦倖免先考則教誡不孝孤謂火爲公物無私

不宜誕妄不加省修致生災咎嗚呼茲義弗復可
聞矣嗚呼痛哉先考生於萬曆甲午十月十九日戌
時卒于康熙乙卯三月廿四日午時塋以己未臘月
十三日巳時先妣生有十八年而歸先君又四年而
生不孝漢又十二年而卒先漢而生者曰鳳後漢而
生者曰鵬俱早夭又後鵬而生者妹也旣字施而亦
弗祿漢幼多疾竊嘗記憶先妣顧復之年母子強半
在疾病中耳先妣性柔淑歿三十餘年姑姆娣姒頌
說不衰恒稱引以爲女法其卒也漢不能卒哭如禮

矧又能識其柩椁乎嗚呼痛哉先妣生于乙卯二月
二十有二日戌時卒于戊子八月朔七日巳時塋以
癸巳正月朔六日 時先考初娶張氏蘇氏無出繼

馮氏生女一繼則先妣氏蔡子一女一繼周氏副陳
氏子一女一漢娶劉氏官氏俱早世次仲海娶鄭氏
女兄弟長適沈生麟瑞次適施孝廉楚材幼適阮生
爾修漢子二紀思靜思女三長適庠生晁子宣次議
劉生賓孝幼議彭生堂漢家乙酉甲寅兩經兵火先
世譜牒碑銘略無存者惟大宗譜系記出唐西

武王之幼子德公云

八



卷之十六終

